



832587



陶菴文集卷之三

論

科舉論序

三

莫

善

於

漢

之

賢

良

方

三代以後設科取士之法莫善於漢之賢良方正

莫不善於唐之詩賦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

變法始專用經義而詩賦之科終宋世數起數廢

要其所謂經義者特安石之新說而已雖紹興以

後王學稍衰而河南荆舒對立為兩則學者猶多

駢駁也至我明高皇帝釐正經術宗濂洛之義理

存先漢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據依於是釋老莊列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一

影響依附之言廓然盡矣且其制有論有詔誥表

判有時務策三場並重而科舉之外有辟舉有歲

貢三途並用故我國初得人之盛雄視西京士子

之應科目者無上書覓舉之弊無羣聚京師之擾

無請謁舉主之隙規制之善漢唐宋皆不及也自

憲皇帝以後所謂三途者遂廢其二而科舉始獨

重矣近則三場之所重者止於七義七義之所重

者止於三義而科舉之法弊矣或者議欲廢之或

又以為國家三百年來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

但當遵行無變余竊以為二者之論皆非也廢科

國子監

天啓

天啓

天啓

舉者其意一出於薦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  
於科舉也然科舉之法則誠弊矣易曰通其變使  
民不倦今誠少變科舉之法參用辟舉歲貢之法  
非以也何為不可夫天之有象緯一定者也然治歷者非  
之蓋其隨時修改則數十年而一差况人才氣運之相推  
時時變如江河而未有極乎使吾變之而畔違乎祖制無  
以變其變可也其大者適與我祖制同而其小者質之立  
豈非法之意而無謬何為不可愚不自揆作為科舉論  
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科舉論上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二

國家之以經義取士也將以明經乎抑以晦經乎其出於  
明經也必矣然吾觀今之經義則其弊適足以晦經夫晦  
經非設科意也蓋宋人之有帖書墨義也離其前後之文  
以驗其記誦其事至陋才士恥為之至一變而為經義則  
剖析義理不徒記誦矣故當時名之曰大義而我國朝因  
之蓋其著為功令者不過以觀士之能通經術與否而初  
非以此困之使出於不可知之途也今取洪永間經義讀  
之言約理明渾厚朴直亦何嘗剝割裂而為無根之辭  
乎起昔人於今日而為其剝割裂者將或有並其變也  
今人於洪永而為其渾厚朴直者歲月之間可至矣惟昔

之爲經義也易而上下之好尚出於一故士子氣完力餘得以究心於天下之實學惟今之爲經義也難故士子勞精神窮日夜以求工於無益之空言而不可施於用且爲之者益多則其趨益亂趨益亂則上之人無所據以定其取舍而其途益惑趨亂而途惑則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而無暇於實學實學荒則其不遇者文質無所底而其遇者以貪冒爲得計以廉恥爲迂疎且盡舉其所以徼幸於科名者而推之於政事之間而科舉之法遂大敝夫科舉之法敝則郡縣無循吏疆場無能臣欲寇盜平而四裔服不可得也然而科舉之敝所以至此者無他上之人不知

陶菴文集

卷三論

三

驅士子以出於實學而聽其所趨反相率而從之故也嗟夫如是而猶以科舉之設爲明經者其亦不思而已矣吾故以爲將驅天下之士而使之出於實學則必宜復祖制五篇之法於七義中減其二道而閱卷必三場通較不以一場爲去取經義取辨析義理而已浮華者務在必黜則士子亦安肯故爲其難以出於必不利之途哉論則求其馳騁經史表則求其駢麗四六判則求其明習法令策則求其曉暢治道此雖與經義等爲空言然工拙易辨也宋人既立經義尚爲宏詞科以收詞賦之士以繼古者之制科今獨不可推其意於二三場哉昔黃庭堅在貢院四十

六日九入半取一人今主司鑒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數  
十人取一人又程之於數日之中日力無餘故所棄之卷  
有不及閱二三場者有不及閱經義者有并不及閱書義  
者所棄如此則其所取可知也吾又以為當寬其較閱之  
期使得研覈再四以定其去取至於士子平日所習之書  
若經若史一以頒諸學官者課之而盡焚其私刻使耳目  
不淆此數者行則天下之實學可以漸而復矣

科舉論中

驅天下之士而出於實學則制科之弊可革雖然所謂實  
學者亦止於言詞之間而已矣吾他日之所取而用者非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四

即用其言詞也夫宋世偉人如富弼而猶以科舉文字為  
難如司馬光而猶不長於四六近世如陳真晟胡居仁之  
流則又不屑為科舉之文矣使吾無以收之則天下篤實  
之士皆格於科舉而不進而吾之法又敝將救其敝非嚴  
薦舉之法重歲貢之科不可夫薦舉近固行之矣然而未  
覩其效者是不得其方也漢世之舉賢良方正也天子臨  
軒親策至於再至於三其所言上自君身中至貴戚大臣  
下及宦豎皆直言極論無所忌諱不稱者罪坐舉主有保  
任之罰夫人情畏罰則不敢妄舉而知上之重已也則不  
憚於直言故兩漢得才為多然猶曰此往事也我明高皇

帝行薦辟法親自較閱不稱職者輒坐舉主往往至於謫  
戍故當時文武忠孝之士布滿在位內自卿宰外至藩臬  
皆是也今則不然名爲保舉不復嚴重其事士之被薦詣  
闕下者吏部試以策論而已天下不知其所謂策論者何  
等也故其願仕者得一官以去而其不願仕者亦不至彼  
豈真不願仕哉知薦舉之重不及科舉故爾而薦人者則  
仍取諸有聲場屋而不第與其平日所親幸之人薦墨未  
乾而責任已塞矣夫薦至而不知其稱否姑試之而姑爵  
之而薦人者又不尸其罰則又安能拒不肖之倖濫而致  
奇偉非常之人哉且不幾以漢世賢良方正之名而居魏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五

晉九品中正之實哉今如吾說不過兩言而已曰其求直  
言也必重其罰不稱也必嚴此所謂明薦舉之法者也按  
國初歲貢之科在薦辟之下科舉之上儒生之居學較者  
先德行而後文藝歲課月考其法甚嚴成材者循序而進  
之於國學與察舉之賢並擢爲給事中叅政主事等官故  
南北之士雍與郡國之學較表裏稱盛今自歲貢之科輕  
而士之廩於學而歷年多者無賢不肖皆得貢既貢則使  
之爲學官歷一二遷至縣令或郡佐輒注下考罷去之故  
士之爲歲貢者齒暮氣衰榮路有限其自待甚輕在學較  
則壞學較在州郡則壞州郡上之人知其如此復姑寬之

曰是齷齪者爲可矜憐而已夫舉朝廷之士民姑寄此齷齪可憐之人以塞其無聊豈理也哉竊以爲學較所急在選學官學官得人則士子之賢不肖可辨而歲貢之舊可復然所謂學官者不復可求之於今日之舉貢也或取諸薦辟之中或擇諸甲科之內務求其德醇而文高者俾居其職以行先之以學課之其廩於學者不可專取文詞苟孝友忠信發聞於鄉者學官言於督學覈實而廩之然後教以文學而擇其士之尤異者不待年而貢之闕下而天子即用薦辟之法親試之試可則不待選舉卽爲錄用其次則俟其材成循次貢之國學以待甄叙一如祖宗朝授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六

官之法有文無行者勿貢誤貢有罰此所謂重歲貢之科者也薦舉之法明歲貢之科重則士之實勝者出此兩科文勝者出於科舉不出於此必出於彼矣

科舉論下

嗚呼人才之生於今其能自立也難矣上所以成之者未嘗有法而所以壞之者又不一端吾每見大比之歲禮臣申明學制非嚴限字數卽禁用子書以爲文體士習蓋在是矣而弊有積之甚久而其實不可以一日安者則弊未之及然則人材何繇而成耶蓋今有漢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有數十年以來名爲革弊而其弊彌甚

者此皆積於學較而病於科舉吾故盡言之今夫太學者天子所以教化天下之始而禮義之宗也虞周宏遠吾不暇論論後世之尤敝者桓帝以鴻都學生入太學士類恥之夫鴻都者天子之私學其人本以經術相招後為尺牘及玉書鳥篆其在今日則亦材藝過人之士也太學之士以其微蔑小道為天子私人則耻之矣宋世立三舍之法朱子呂東萊皆非之夫三舍之法考較藝文叅以行實而降升其間其在今日則亦獎誘人才之方也先儒以其試之以浮靡之文誘之以利祿之途則非之矣然則太學之重可知也太學之人才宜有以長養成就之可知也非國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七

子及四方之成材者不宜入太學可知也今自援納例行百餘年來遂為功令士以廩增附之額分其入粟之等差而其餘則學較之廢棄者入焉執綯之不學者入焉商賈之多金者入焉此何為乎入粟之後挂名其間有終身未嘗歛胷監之席者問其人則國子生也此何為乎然而士之貢於學舉於鄉者猶施施然與之並列則使東漢之士復興南宋之儒可作吾不知其歎息又當何如也此吾所謂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也古者較士有中年比年之法蓋掌教之官視有司不同呂氏謂周禮六官惟學較之官不在官聯官屬其意所當深思者是也今者



師儒之說既為具文而督學使者之官其體尊嚴與生徒相去遠絕其所掌有歲試有科試其稽考行義也不過俯聽於學官而其殿最文義也雖試有前後而一人之目無大相遠今使督學官於三年之中科歲各一試士方試歸席未及煖而繼試者又至矣是一歲之中嘗得一再試也然科試則郡縣之官必先去取之而後進於督學是受試無已時也以不甚相異之殿最與不甚稽考之行義而受試無已時乃欲望其敬業樂羣知類通達則亦難矣此吾所謂數十年來名為革弊而其弊彌甚者也吾以為援納之例必當禁絕而一以勛戚命官子弟及士之貢於學舉於鄉者實之妙簡儒臣以為祭酒司業其立教則當以胡瑗之教湖學及朱子分年立課之法為準督學則簡其考較即以科試為歲試合格者使之試於鄉否則黜之而不必又為歲試使士子得休其力以從事於學此二說行然後薦舉歲貢之法可漸施也抑吾又得一說焉可暫罷而徐議之者騎射是也夫射者學宮之古法我明高皇帝嘗用之以試士矣然前此不習既久一旦舉而責之綴文之士則不便者十九夫將復古制固不論其便否也然吾以為可暫罷者以其本之未立則不可齊其末也或曰考較之簡其法則誠善矣今天下兵寇交訖泥沙用財取之撥

例入貲足以贍軍且騎射所以習兵也在乎世猶不可廢  
况多難乎曰子以東晉之南渡爲盛於今乎東晉猶能立  
太學徵生徒而謂今世不能者謬也謂藉此以資財用者  
無術也且學較與人材盛則其所得有過於騎射者矣今  
雖不罷騎射騎射其有益乎

### 科舉論後語

余既作科舉論向難余者又曰天之生斯人也如  
置器然苟生金玉必不置之於泥塗苟生賢才必  
不使之阨窮於牖下也科名特寄徑耳子何患焉  
曰金玉之生於山川也制之而後生焉范之而後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九

成焉不遇良工則沒於丹斨朽石之下而已矣子  
何從知之由今之道而不變吾慮人材之日沒也  
難者又曰今朝廷之所求者奇士耳非中人也經  
義能困中人豈能困奇士乎曰南宮三歲一試士  
士之釋褐者必三百人不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  
乎抑中人襍出其間乎如中人襍出其間則其敗  
天下士多矣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又曰賢  
良方正之科固將器人於文辭之外也信如子說  
不過嚴責保任而已而取士之法終不能有異於  
漢世之對策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曰豈獨

漢世哉敷奏以言雖堯舜不外是也今天子赫然震動引見闕廷而親策之假以言色通以問難則人之賢不肖出矣夫人才之赴人主如百鳥之追鶩鶩也又曰學較之官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乎曰如東漢之先試博士可也如虞集所云令長各自禮聘亦可也其任必久其擢必優所以廣教化隆儒術也又曰凡學之掌教者三人焉試且聘之則不勝其優矣曰固也吾以為三人者可省其二也無已則虛其二焉以待教諭之擇賢者而聘之亦我國初之制也又曰胄監入貲不自今日始也

羅圭峰玘嘗以貲入矣已而為文人為名臣近則學較之有文者入焉何必禁也曰玘不足法也為入貲濫觴者未必玘罪也我國家近有璫禍獻調頌功者多出太學諸生何無一人如范滂陳東者乎史推東漢之亂而不亡歸功於太學數君子靖康建炎之間三學生義聲震天下彼皆養士之效也今則非止失養而已其溷淆而挫辱之抑亦甚矣有文之士入焉者倦於場屋厭於考較不得已而入焉也非宜入也又曰子之論則美矣然子之論騎射也猶謂待學較興乃可徐議今一旦欲

於二三場責經史時務之實學於薦舉責賢良方正之全材於太學鄉學責有道之師儒率教之生徒不已亟乎吾將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曰宋臣葉適有言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舉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旦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也我明高皇帝已行科舉法仍停至十餘年其時人材益出今能遠採葉適之言上師我高皇帝通變宜民之意何為不成何求不得余之前論特乎平者爾雖然使以余之論告當路則駭笑而目以為狂者不知凡幾矣時勢之變日新月異而天下大事獨曰守常痛乎成俗之難回也

范增論

蘇氏論范增以其勸羽殺沛公為人臣之分而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羽殺卿子冠軍為弑義帝之漸弑義帝為疑增之本故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之時予獨疑蘇氏之期增太重而未核其實也增智謀之士耳非能以仁義事君者也其勸項氏立楚後非為懷王也為項氏耳天下並起而亡秦秦有可亡之實而我無可亡秦之名故不得不有所挾以令天下增之說項梁立懷王猶張耳陳餘說陳

勝立六國後也使勝遂行耳餘之計則耳餘將事勝乎將  
事六國乎夫人必有相許之素也而後可責其相急之誠  
增之於懷王非若張良之於韓五世相之而日夜求爲之  
報秦者也彼其視喑鳴叱咤之夫以爲可定大事而杖策  
從之其視懷王直竒貨焉爾羽之謀已集而事已濟則又  
贅旒焉爾彼豈與懷王同禍福者哉使其心果在懷王必  
不勸羽殺沛公矣何則沛公與宋義皆懷王所遣也沛公  
先入關則其功不啻伯倍高於義義且以懷王之故不可  
殺况沛公乎羽即忌而殺之增宜奮起而爭之今羽且不  
忍於公而增惓惓欲甘心焉是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  
惡也其尚得爲有懷王矣乎夫羽之不殺沛公投鼠忌器  
也其卒弑義帝蓋增有以啟之也羽以陳平間行故疑增  
稍奪之權方圍滎陽時尚以增言急攻漢則前乎此者其  
不聽增計亦鮮矣獨殺沛公之計未行耳置沛公於漢中  
史固以爲增計也使漫不見省則增之發憤而去不待攻  
滎陽之日也吾又烏知弑義帝之謀非增畫之而羽聽之  
乎則謂弑義帝爲疑增之本殆亦遠於情矣至殺卿子冠  
軍增又本不宜去夫卿子冠軍之先鬪秦趙也其名曰乘  
敵乘敵之師深溝高壘勿戰使人入敵境絕其餉道然後  
彼坐困而我可得志漢之於楚是也李左車以此說武安

君不用而敗周亞夫用之於梁楚七國而勝蓋其要在於  
絕敵餉道而不在于不戰明矣今章邯甬道之粟義未嘗  
出偏師綴之士卒凍饑軍無見糧是自敵爾殺一自敵之  
將援數百萬人之命於虎口是羽有微罪於懷王有大功  
於諸侯也若之何以此時去哉羽之言曰王坐不安席掃  
境而屬將軍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此雖假  
竊之詞然亦何遽爲弑義帝之兆哉弑義帝之兆蓋始於  
怨義帝之欲如約王沛公於關中此則增有罪焉而不可  
以此專責羽也夫增之宜去亦多矣坑秦降卒二十萬人  
也屠咸陽也殺子嬰也王三秦降將也分封不均也數者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三

衛青論上

淮南王安將反獨憚大將軍青與汲黯而蔑視丞相弘以  
下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  
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其將兵多至五萬騎少或三萬  
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騎少或四  
千騎往輒無功間爲敵所生得其才器不及青遠甚然司  
馬遷爲兩人立傳譽廣不啻口出而於大將軍青但記其  
斬首獲生之數至於壁壘行陣料敵出奇之法闕如也心

竊恠之及觀蘇建責大將軍選擇賢士之言及大將軍謝以奉法遵職不敢招士乃釋然曰遷所以不取大將軍之故在此矣蓋自戰國四豪以及漢初張耳陳餘之徒好爲卑躬厚禮籠取天下之豪傑流風餘韻浸淫成俗魏其武安以此搆大獄掇竒禍而卒莫之懲如鄭當時見客無貴賤皆執賓主之禮張湯造請不避寒暑韓安國推舉壺遂臧固之屬爲士論所慕至天子亦以是稱爲國器由三子者推之則西京士大夫二百年之好尚略可見矣彼李將軍死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以其結客多而延譽廣也大將軍奮自奴隸托身板房一日赫然威震四裔其意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四

以爲非避勢遠嫌謝絕賓客不能固結人主之心而免於禍患司馬遷窺見其旨則曰是謹身媚上之人而已矣曷足道哉於是并其戰陣方略俱抑沒之而獨咨嗟嘆息於李廣然即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竒氣不過翹關曲踴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衆而不亂則其爲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掩也昔者淮陰侯謂高帝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爾朱榮謂兄子兆曰爾不過將三千多則亂矣蓋用兵猶角力然有百鈞之力有數十鈞之力有不能勝匹雛之力大將軍青百鈞之力也李廣父子數十鈞之力也李蔡公孫敖不能勝匹雛之力也數十鈞之力過於能勝匹雛者而

亦終不可以舉百鈞今乃曰彼有他長遂并舉其力以爲  
出於舉百鈞者之上可乎故夫李廣無功誠不可謂之數  
奇而大將軍之戰法不傳是亦有遺憾爾

衛青論下

嗚呼若衛青者可謂有大將之材矣而吾獨惜其不知大  
將之道何謂大將之道荀卿有言曰可殺而不可使處不  
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所謂  
大將之道也秦將白起不過一驚忍之士耳非其有仁義  
節制爲之根本也然而秦王使起攻邯鄲起真見邯鄲之  
不可復攻也則爲之堅臥不起至於干犯嚴主之怒身首

陶菴文集

卷三論

五

分離而終已不悔此無他不勝不完不可以冒而行之也  
今以武帝用兵言之今年出塞擊匈奴明年匈奴亦入塞  
寇鈔不可謂之完沙漠之地如石田之不可耕雖驅畜產  
百萬而還於胡漢之大勢不能增損毫末也不可謂之勝  
虛內事外使海內蕭然繁費天子卒爲之縱告緡置乎準  
不可謂之不欺百姓此三者皆冒而行之而青以肺腑在  
行間鳴劔擐甲唯所發縱不聞進一規獻一策以回天子  
窮兵黷武之心此可謂之知大將之道者乎今夫陷陣尅  
敵偏將事也長算遠略大將事也青以大將行偏將之事  
雖材武優於李廣十倍而其猥陋無術學不知軍國大計



較之李蔡公孫敖亦無異矣吾因有感於王忠嗣哥舒翰之事焉唐玄宗欲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謂非殺十萬人不可不如休兵秣馬觀釁而動玄宗不悅李林甫因媒孽其短忠嗣知之而確守前說雖奉詔以數萬人給董延光而不給軍賞陰奪其謀其謂李光弼曰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未幾為延光所奏幾陷極刑既而哥舒翰大舉兵伐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嗚呼賢哉忠嗣殆矣哉哥舒翰之為將也其後安祿山反翰守潼關是時賊利速戰官兵利堅守翰實知之而為中使所督責不得已引兵出關遂有靈寶之敗身為俘虜唐室幾亡由其中有所見而不能死守以輕陷於不勝不完之地也然則為大將而不知道阿狗人主之意而以兵事僥倖者幸則為衛青不幸則為哥舒翰矣悲夫

諸葛亮論上

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令東行必不傾危矣或曰甚矣武侯之處此為可議也法正之見信於先主孰若武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孰若武侯今伐吳之失計羣臣皆能知之武侯既不力諫於前傾危已及而始追思法正何哉黃

子曰此以形跡論人而未嘗設身處武侯之地者也古者小臣之諫其君也爭之以是非而不得則爭之以去就爭之以去就而不得則爭之以生死大臣則不然彼其君臣相與之際義已深矣情已戚矣勢不能以一言之不合奉身而去則度其君之不我從也而其言不可以徒發必將權一敢言之人以去就生死爭之於前而吾因而導之則吾之言行而無變色易容之患昔者高帝入秦宮見其宮室狗馬重寶婦女之美意欲留居之樊噲諫帝出舍帝不聽張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七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帝乃還軍霸上人知帝之從良而不知樊噲之言有以爲之先也及即位數欲易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叔孫通繼昌而諫至欲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及張良招四皓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人知帝之陰從乎良而不知周昌叔孫通之言有以爲之先也先主孔明相與之際有過乎高帝留侯而先主股肱虧喪義在復仇則其理之是非不至如留秦宮中與欲易太子之斷然其不可也度孔明必嘗進諫諫而不聽固無面折

廷諍之理而詩又無法孝直佐之者故先主遂行耳且正  
之爲人權譎多智與孔明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蓋先  
主之有孫夫人固肘腋之患也而正爲之輔翼遂使先主  
翻然翱翔無內顧憂則其爲人可知矣孔明以正法正以  
竒奇非大臣之所以施於其君而或可以輔大臣之所不  
及此孔明之所以反覆嘆息於其人也而豈可執此以議  
孔明爲不諫哉嗚呼古大臣之所以匡君謀國者多存於  
不可見之間其言與事之載諸史冊者什二三而已而世  
之儒者乃欲執是以議其短長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夫

諸葛亮論下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六

諸葛亮伐魏與羣下計議魏延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  
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嘆恨已  
才用之不盡黃子曰蜀吳魏血食五六十年先主備大帝  
權武帝操及漢丞相亮皆命世之傑也三國者皆有事於  
戰而其意不同魏嘗以戰爲取吳蜀嘗以戰爲守何以明  
之先主與操頗頗起兵而操得勝勢獨先先主領徐州時  
操已破南單于降黃巾三十萬屢破陶謙挾天子令諸侯  
矣先主爲呂布所襲狼狽奔操則固游操轍中者耳及先  
主得出而操已破呂布袁紹大勢成矣計操之所憚者獨  
先主而天若抗先主以待操之成及孫劉并力僅足支操

故操之戰嘗主於取也孫氏先蜀立國乘間抵巇可以難操而伯符降年速隕襲許之計不成則過此無取操之時矣赤壁雖敗操之根本尚完先主間關入蜀復挫於吳雖有武侯爲之相而宿將謀臣後先凋盡蜀民輕脆兵力單少則其不能難魏明矣故吳蜀之戰嘗主於守也武侯之屢出祁山所以守蜀也而魏延之計乃欲懸軍深入是所以取魏也夫使魏而可取也武侯豈不欲取之哉昔者曹操欺劉表之不能襲許也冒兵家之忌以攻袁紹而倖勝於官渡欺周瑜之非我敵也冒兵家之忌以攻孫權而卒敗於赤壁故夫行師而不出於什全者非大勝則大敗之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九

道也操敗不可以遽亡蜀敗不可以復存曾是孔明而出於不可復存之地以倖其一勝乎吾觀孔明之告後主曰今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若伐之又曰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吾是以知孔明之意常在於守也人之守蜀在劍閣孔明之守蜀在祁山人之守吳在長江孫權之守吳在合肥其意一也吳之諸葛恪破魏於東興遂欲違衆大舉幸而身死吳得以延數年之命蜀之姜維破魏於狄道而仍歲出師不幸而身不死蜀遂爲墟矣恪與維皆不知大帝武侯之深意而從乎魏延之策者也吾嘗爲之說曰今有禦盜者於此盜

至其門而禦之則無及也持兵出門若將捕之而盜自不至此諸葛武侯之謂也一夫奮挺而追盜此盜卻於前而彼盜入其室執其主以出此姜維之謂也嗚呼後世之守危國者其必以孔明爲法與

馬謖論

天下有可用之才有無所不能之才無所不能之才甚少而可用之才甚多因其爲可用之才也不顧其才之所長而泛用之則才窮於所短而反見爲無才昔者帝舜之廷禹棄契臯陶垂益夷夔之屬各擇其所長而命之垂以工讓爰斯伯與則爰斯伯與亦必能爲工益以虞讓朱虎熊

陶菴文集

卷三

干

羆則朱虎熊羆亦必能爲虞夷以禮讓夔龍則夔龍亦必能爲禮而帝皆曰俞往哉汝諧是必垂益伯夷較之所讓三人有專長者焉吾就其專長者而命之則雖與之並長而不差及焉者舉可以不用且雖若不用而其人又自有專長者焉則吾又就其專長者而用之已矣故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吾觀後世之謀國者用人各當其才則興用人不當其才則亡或當焉或不當焉或萬當而一不當焉則其害皆立發於所不當之處此必然之數也昔諸葛亮以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先主嘗戒亮以謖不可大用亮不謂然當亮討雍闓時謖進規曰

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用其言七縱七禽以平孟獲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此謬好論軍計之效也及亮出軍祁山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謬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謬兵大敗亮乃收謬下獄殺之後世咸以謬不可用而亮知人之明不如先帝以余觀之謬可用之才也亮特用之不得其當耳夫蜀之有南夷猶吳之有山越其性不馴易叛難服以孫權之雄才而山越不賓至爲之屈膝稱臣於魏然則南夷不服亮其敢北伐哉使亮強以兵威臨之不服其心而惟絀其力既乃兵挂於祁山之野而不得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三

解夷叛其內魏攻其外蜀之爲蜀未可知也自謬以心戰爲言亮始執其機而御之雍容翱翔如童牛之加犴於其首而不得肆於是釋然北向無復腹心之憂謬之運籌帷幄可謂精矣使謬但爲謀議之佐豈非麗士元法孝直之流亞哉亮乃絀魏延吳懿不用以謬爲前鋒則是以特將之任予謬也夫將才不可以叅謀議謀議之才亦不可以爲將易之則將才失其勇謀議之臣失其謀譬之牛可服也馬可乘也服馬而垂牛則牛馬兩失其用乃曰彼牛馬者皆棄物豈理也哉謬敗之後衆盡星散惟裨將軍王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有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

徐收合遺逆率將士而還當是之時平能敗而不亂賢於  
謾多矣然當亮南伐雍閬之時猝然問計於平吾知平之  
謀議必不能如謾之切中機要也嗚呼人各有能有不能  
以張子房之智略而但為高帝畫策臣未嘗特將謝晦嘗  
從劉裕征討指麾處分曲盡其宜及宋文帝將討晦檀道  
濟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  
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所長未幾道濟  
遂禽晦向使子房特將豈必能成淮陰之功而謝晦但為  
謀臣豈反出道濟之下哉吾故曰謾可用之才也特亮用  
之不得其當耳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三

夏侯玄論

夏侯玄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謂荀彧曰泰初志大其量能  
合虛聲而無實才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世以嘏為知  
人以余論之嘏之策玄誠似矣而所以拒玄之故則非其  
無實才也是時曹氏擁虛器於上國政兵謀皆自司馬氏  
出士大夫策名其間者為曹氏難為司馬氏易玄蓋為曹  
氏者也嘏則為司馬氏者也夏侯曹氏世為婚姻玄以貴  
戚之臣名冠四海賣國與人全軀保妻子此非玄之所肯  
為也而為玄黨者何晏鄧颺李豐張緝之徒皆纖利小材  
非有沉謀遠識足以集事且兵柄又不在其手然則玄之

危無智愚皆知之矣方司馬懿死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  
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  
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夫玄且自知其不免而况嘏乎玄欲  
交嘏蓋以嘏才名素著欲與同獎公室而嘏方傾心司馬  
氏則玄之來交所謂載禍相餉者也故懼而辭之以見詰  
於荀彧故又飾爲近似之言以匿其實耳且鍾會奸人  
之雄以玄視之猶奴隸也嘏以明智交會其所著論會又  
從而集論之嘏不禁也是豈峻於玄而通於會哉以會與  
已皆司馬氏私人不復能異同也玄死之後母止儉文欽  
知司馬氏將篡舉兵於外嘏力勸司馬師將兵自行而身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重

與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此嘏黨於司馬翦伐曹氏之  
驗也嗚呼自古側身危亂之間力不足而忠有餘者吾讀  
史得三人焉孔融袁粲及玄是也融殺於操粲殺於道成  
舉世皆知其忠也而玄以嘏言故僅見其空虛無實悲夫

祖逖論

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石勒勒斬之  
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  
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充豫間壁壘叛者皆不納  
君子曰逖於是乎失策矣晉世之所以得其民者非有如  
周漢之隆而所以失其民者亦非有如秦項之虐石勒以



無賴嘯聚其間不過乘司馬氏骨肉相殘之隙煽惑逋逃  
迫而用之耳邇者逋進說元帝以爲遺黎既被殘酷人有  
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逋等爲之統主則郡  
國豪傑必當因風向赴此數言者可謂得其要領矣故其  
濟江之日所將不過二千餘人未幾而黃河以南盡爲晉  
土此雖逋之善於撫御然亦人心未忍忘晉之驗也石勒  
狡黠多智禽苟晞誘王浚摧劉琨算無遺策而獨差憚於  
逋者以逋爲人望中州豪傑多歸之顧已以反爲名能合  
其衆而不能固勢將盡驅而歸逋也故爲逋修墳墓置守  
冢冀以感逋而又因其叛臣之來斬而送之陽以禮交而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雷

陰以愚之逋乃不悟墮其術中以至兗豫間壁壘叛者皆  
不納於是乎自隨其黨而毆慕義之人以歸賊也豈不惜  
哉夫天下雄傑智計之士多出於虜掠之餘奔竄之中陳  
平歸漢而項籍亡許攸歸魏而袁紹破兩人之在當日則  
亦叛臣逃吏也設漢高魏武皆拒而不納則兩人者雖有  
深謀竒計何由而效於明主之前乎且夫慎固封守各保  
分界斯乃敵國相交之禮如羊祜陸抗之時可爾逋之視  
勒則賊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背逋而往者逋得目  
之爲叛臣逃吏棄勒而來者勒固不得而臣且吏之也爲  
逋計者斬勒使焚勒書正言以諭賊曰向爲石勒誣誤者

皆吾赤子自今以後有斬勒首來歸者請於朝廷爵萬戶  
賜千金拔身歸命者聽如是則足以寒亂賊之膽鼓忠義  
之氣而亦示天下有能為矣惜乎逃之慮不出此也

### 李密論

漢唐之得天下皆以先定關中漢高帝之在河南也王離  
宿重兵於河北其勢可以躡漢兵之後而有項籍綴之故  
高帝得以入關唐高祖之在晉陽也王世充宿重兵於東  
都其勢可以躡唐兵之後而有李密綴之故高祖得以入  
關夫項籍李密豈知有漢唐者哉彼各為其事而適以取  
天下之機予漢唐所謂真主之興必有為之驅除難者此

陶菴文集

### 卷三 論

五

爾今夫李密之才雖不足以希太宗然在隋末群雄之中  
固亦未有其比也顧其人智足以知天下之奇計而膽不  
能決為人謀則長自為謀則短始楊玄感以密為謀主密  
陳三策其上以煬帝在遼隔絕千里當長驅入薊扼其歸  
路其次以關中四塞天府之國勸玄感鼓行而西經城勿  
攻直取長安其下則謂襲取東都而以百日不克四方兵  
至為憂玄感從其下計卒攻東都不克而敗此密之所扼  
腕而嘆也及其身自起兵之時煬帝在江都徐洪客勸密  
沿流東指執取獨夫此即密之上計也柴孝和說密留程  
讓裴仁基等牽制東都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此即密之中

計也從其上計湯武之師也從其中計漢高之師也密兩  
皆不從而自用其下計卒兵敗洛水身死桃林是何為玄  
感謀之工而自為謀之拙也密之言曰我所將皆山東人  
北洛陽未下誰肯西入夫漢高亦嘗將山東人所收陳勝  
項梁散卒及奪剛武侯軍殆不滿萬而竟以入關當帝未  
入關時攻昌邑未拔則過高陽攻開封未拔則攻潁川汲  
汲然以批亢搆虛為事而未嘗一頓兵於堅城之下譬如  
善奕者然得其大勢則雖有所捐以與人而吾固已勝矣  
今密散洛倉之粟而不能收席士馬之銳而不能垂棄天  
下之上游而爭河洛四戰之地雖得東都唐固將折箠使

陶菴文集

卷三

論

美

之矣况必不得哉吾嘗謂李密之智高於英衛項籍之勇  
過於英彭此兩人者皆可以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為人  
用則將相之才自用則獨夫而已矣若夫唐之高祖則不  
然卑詞以謝密使之綴東都之兵而我得專意關中兩從  
裴寂世民之計分兵以攻屈突通於河南而自引軍西上  
此二事者雖謂之彷彿漢高可也

陶菴文集卷之三

陶菴文集卷之四

史記評論

五帝本紀

堯舜禹湯或以爲謚或以爲皆名或以堯舜禹爲名湯爲號余謂皆非也謚法起於周公以堯舜禹湯爲謚者固不足據而以有鯀在下曰虞舜及來禹等文證其爲名則亦非也史傳多追稱之詞如左傳石碣稱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戰國策馮煖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類甚多二典亦當時史臣所記舜禹皆追稱耳以來禹爲君稱臣名則禹敷土爲臣書君名乎堯之祖稱藝祖文祖堯稱神陶菴文集卷四史記評論

宗豈得君臣皆名漫無所別乎孔子於老彭已不斥其名如堯舜禹果名豈得屢見於書乎按秦始皇制曰朕聞上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則堯舜禹湯皆號也生爲號死爲謚

太史公五帝紀贊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歷叙已所采於長老及春秋國語與他說之足以參古文者而成是篇則凡騎龍鑄禹諸詭異事乃太史公所謂不雅馴棄如涕唾者也今人乃掇其棄餘而津津艷稱之何哉又太史公史贊皆有超識司馬貞妄譏之以爲不能備論遂別爲述贊彙括通篇每人置評事雖不遺意見則猥陋矣

夏本紀

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先舉臯陶後舉益此他書所未及孟子謂禹臯陶見而知之此可證也太史公紀三代以前事多荒忽吾取二三策耳

殷本紀

微子去商殷紀及微子世家皆謂與太師少師謀太師名疵少師名疆見於周紀世以比干爲少師者誤也

秦本紀

子長爲本紀者三後世皆不與焉秦也始皇也項籍也以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二

是繼五帝三王之後可乎曰不可不可則曷爲紀之曰此即正統之說也歐陽子有言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蘇子有言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子長之本紀其即歐陽子蘇子之論所從出也夫子長豈不知秦項爲天下之公惡也哉以爲政固嘗繼周而有天下矣籍固嘗專天下之約矣吾從其繼周而有天下與夫專天下之約者而爲之本紀非進秦項於三代也雖然秦自始皇以前固西戎附庸之國爾籍雖專天下之約未嘗一天下而稱帝也爲有天下之始皇立

紀則可爲西戎附庸之國與未一天下之項籍立紀則不可故秦與始皇宜合而爲一籍宜降而爲傳

世以秦爲伯益之後以栢翳伯益爲一人蓋據秦本紀大費輔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栢翳之語而以尚書孟子之文推之舜時自益外無平水土及調馴鳥獸者遂以爲即益也按杞東樓公世家云栢翳之後至周平王封爲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是則益翳爲兩人而秦非伯益之後明矣世儒讀史沿誤此其一端

三族之罪始於秦文公而商鞅因之漢祖名爲除秦苛政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三

然始定天下卽族信越文帝甫除收孥相坐律令旋族新垣平是後武帝數興大獄而秦法遂終漢世不變吾故謂漢非雜霸也雜秦耳嗚呼秦之遺孽毒甚矣哉

秦自繆公三置晉君以後嘗與晉更相強弱至六卿內相攻晉始不能有加於秦然晉尚爲一也至智伯死分其國爲韓趙魏而晉析爲三矣夫以全晉之勢尚與秦更相強弱析而爲三則安望其能支秦哉吾故曰三晉爲諸侯秦取天下之大窳也

秦始皇本紀

左丞相去疾將軍馮劫與李斯同諫二世二世下去疾斯

劫史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具五刑夫去疾劫能諫其君又能引分自裁亦賢者也惜其與李斯同事不能早決去就相攜閭朝駢首并命哀哉

項羽本紀

楚之擊漢也非身在行間則不勝田榮反齊地則必自擊之彭越反梁地則又自擊之雖所向摧破而兵力疲矣故漢一舉而覆之垓下自古以弱敵疆者向踐樂毅漢高皆善用合從之法者也

拔興於楚而敗者項梁梁之才非勝廣武臣及也為秦將而敗者章邯邯之才非司馬欣董翳及也為項籍將而敗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四

者龍且且之才非薛公曹咎及也梁驕章邯破之章邯驕楚破之龍且驕韓信信破之驕者敗之媒哉

義帝始能奪羽軍將之又能遣沛公入關而不遣羽故有英氣然非其材足以制羽也羽方起事挾帝為奇貨以令天下事濟之後自當不免帝蓋遊其彀中而不知也悲夫

楚漢之際六國蠡起自立惟田氏最與楚齟齬而陰德於漢甚大初田儋救魏為章邯所殺儋從弟榮收兵走東阿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乃引兵擊破章邯而走而西是榮之復振皆項氏力也微梁榮且蟲出矣及梁既遣章邯邯

兵益盛梁使趣齊兵共擊章邯榮乃要楚趙殺田儋一門

三人楚趙義不忍殺則終不出兵夫假固齊王建弟也齊人以儋死故立之既已逐之矣又必欲殺之又以楚之義不忍殺也覆用爲讎坐視項梁之敗不義甚矣項羽由此怨榮入關後分王田都田安榮距都殺安盡并三齊之地羽北伐而漢遂得劫五諸侯兵乘間東向矣雖榮之舉事非以爲漢而實陰爲漢用也吾故曰田氏最與楚齟齬而陰德漢甚大田橫死高帝爲之流涕帝固心德田氏也夫鴻門之會項王項伯東向坐亞夫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按古人尚右故宗廟之制皆南向而廟主則東向主賓之禮亦然儀禮鄉飲酒禮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五

是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嚮對而師事之項羽得王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皆以東爲尊然則鴻門坐次首項王項伯次亞夫次沛公也

項王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破秦爲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著用前著所以敗也景陵鍾氏論羽如此愚謂不然羽率諸侯兵西入關不過以破章邯軍爲諸侯冠耳此時諸侯所推戴之懷王尚在楚先入關有功之沛公不可殺從入關之諸侯各有功不分王之將置



何地乎盜亦有道羽既稱諸侯長能一切以無道行之乎羽失天下正坐背約宰割不平故田榮陳餘首發兵端而沛公乘之於外不可云失在分封也子房雖發八難前勸漢王捐關以東予信越等後又勸漢王益封信越使人自爲戰其所異於酈生者立六國後則不復爲漢用立信越則漢將也

高帝本紀

劉辰翁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不下攻外黃未下而通行無忌殆欲汲汲赴要害擣虛邑耳此最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得敵去爲幸何暇追襲此橫行之道也若每邑頓

陶巷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六

兵得寸失尺畏首畏尾聲實皆喪故高祖攻昌邑未拔過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獨窵强大追敵近復過而西則前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憂之云云涇溪此言可謂深得楚漢用兵之略矣李密與唐太宗並爭天下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師老厭戰難以立功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而不用李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淹留自斃於堅城之下坐糜歲月衆心離阻則大事去矣淵從之

遂克長安此成敗之機也然亦惟秦隋之弊故漢唐得行其乘間襲取之謀使國猶有人固危道也前高祖而入秦者周章至戲却矣章豈非推鋒直往者乎魏延以夏侯楙怯而無謀欲假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十日可到長安而令孔明從斜谷來與之會亮以為危計不用當時夏侯楙雖怯而司馬懿在朝謀士如林非可以聲勢恐喝取也自子房不敢易宛而延欲以偃兵空虛之國視魏謬哉此兵法所貴於知己知彼也

馬疎班密向有定論然亦論其行文耳其叙事處互有疎密如高帝紀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七

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史記書此似漫然取致爾而班史於高帝八年中補出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冠此班密於馬也項羽本紀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本以起下挑戰決雌雄母徒苦民父子語遷於高帝紀中自削之固乃仍其削處而以羽語入列傳兩處皆少生色矣此班疎於馬也他可類推

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塵埃中識天子鄭侯且難之况他入乎高祖得天下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仇怨何不廣也憂羨之怨不忘其嫂亡賴之言必反其父孰謂乃公大

度者石勒少時爲李陽所辱僭號後乃能優容之彼且如此而高帝不能惜哉

紀信不侯

辨一則見雜著

息者男女之總稱俗以女爲弱息蓋本史記呂公謂高祖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而誤以息爲女也息訓生戰國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祺左師子也

### 呂后本紀

呂后死產祿欲爲亂其不敢即發者非獨憚絳侯朱虛也以灌嬰齊王連兵於外故也韋孝寬破尉遲迴於外而揚堅篡周魏元忠破徐敬業於外而武學篡唐比事觀之嬰陶菴文集卷四

史記評論

八

之功大矣

高帝憂趙王如意左遷周昌相之豈特以其貴彊故哉昌曾力爭廢太子事爲呂后德庶幾呂后不復作惡也然后殘忍豈復顧念前事一木彊人適速之斃耳劉辰翁謂高帝托人必得如信布者乃可否則能調護兩宮間如滕公輩又否則能以言語微意感動如陸生余謂帝處此決無上策果托人如信布必挾趙王爲奇貨搖動天下矣滕公陸生輩居外廷非有如辟陽侯朝夕存側者且以留侯之智呂后使建成侯劫之何滕公陸生之能爲也無已其如齊悼惠王之尊魯元公主乎又無已其如朱虛侯章之妻

呂祿女乎

文帝本紀

余讀文帝紀即位將一年乃修代來功羣臣請立太子下詔欲擇諸侯王昆弟及賢有德義者羣臣固請始許之又立趙幽王太子遂王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然後立其三子為王次第可觀以為有王者舉動及讀齊王傳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始知帝所為假仁者耳射鈞斬祛之恨霸者猶能忘之今乃小嫵黜人大功豈公義乎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九

田橫之海島尉佗之蠻夷皆足以為中國患佗材非弱於橫者也高帝於橫則召之怵以不來則加誅至自殺而後已于佗則因而立之何也橫與帝俱嘗南面稱王故以臣之示武佗不起中國故以封之示恩名橫時初定天下兵力尚完封佗時征荼征布征信征豨兵力殫矣帝之屈伸操縱如此

禮書

孝文帝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是謂有其內而無其外漢武招致儒學之士

共定禮儀十餘年不就至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可謂  
銳意禮樂矣而神仙土木征伐之事日盛是謂有其外而  
無其內

### 律書

律書先謂律為萬事根本而兵械尤所重以下竟言兵太  
史公曰一段又言文帝之能息兵安接書曰七正二十八  
舍則叙律之應歷以原律所自來而後始言律數未復歸  
之於神為生數成聲之本其理微妙其文簡質變化定非  
褚先生所能辦也

### 封禪書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十

太史公作封禪書此後人所謂謗書者也起云自古帝王  
曷嘗不封禪為下文舜禹封禪張本繼云盖有無其應而  
用事者矣未有暗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為下文秦始皇  
封禪張本繼又云雖受命而功不至云為下文漢高漢  
文不及封禪張本又云故其儀闕然埋滅其詳不可得而  
紀聞云便見封禪為曠絕之事而非世主所當舉行者也  
尚書曰一段舜之封禪不過如此禹遵之亦無神仙可記  
至孔甲失德之君始聽於神而禋祥之說後世紛紛傳會  
如太戊高宗則不過修德勝災而已至周世郊社之舉亦  
未始及於神仙此所以為三代盛隆之際也周衰道廢而

西時酈時始興於秦此武帝祠神君親祠竈之濫觴也管仲設辭以拒桓孔子存禘而不論自秦開禱祀之端始皇承之益以八神之說杳渺無稽而齊人奏五德之運燕人爲方仙道則謬悠之說流傳於此二方此武帝時海上燕齊迂恠之士之濫觴也三神山之說極幻而秦皇信之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甚矣封禪之無益後之人主知此亦可以悟矣於是結之曰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耶以見漢武固無德而尋秦皇之覆轍者也以下叙秦時山川百神之祀以見其淫黷無稽而漢興高祖草創不及釐正漢文稍惑於新垣平之說俄厭怠而止孝景亦無所興以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十一

見文景之爲賢君也此下鄭重其辭以接之曰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以見古者之封禪不過以告成功而武帝之封禪乃在於求神仙也始於求神君終則崇信李少君於是燕齊之士翕然來臻競述其覓談詭說以惑帝而帝終已不悟矣其紀文成五利公孫卿之言皆鄙倍幻誕中人以下皆不信而帝酷喜之弗見而以爲德星天旱而以爲乾封直書其事而已宛然一始皇矣文章之妙如此至其筆法往往見於單句隻字之間其屢用或曰字蓋字焉字若云字皆疑辭也茅順甫曰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脉貫串如一句誠然哉

太史公封禪書之妙全在叙舜禹三代及秦始皇事爲案  
而入武帝後隱然見帝之異於舜禹三代而同於始皇褚  
先生節之自尤敬鬼神之祀以下爲孝武本紀神氣索然  
矣所謂續鳧截鶴者

太史公八書中封禪河渠平準乃崑爲譏武帝而作然河  
渠書當另看蓋塞宣房有憂民之心焉是其倦於神仙時  
也

平準書

余嘗謂漢之文景能富而不能教蓋每歲下復除蠲恤之  
令此善政也幾於王矣然漢文從晁錯言輸粟拜爵至得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十一

爲大庶長大庶長之官食萬二千石矣乃亦以輸粟得之  
孝景又募民輸粟贖罪則不軌之民恃富而犯法者固不  
能無也是以漢武之初雖家給人足至於錢貫朽粟腐敗  
而兼并豪黨之徒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  
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此皆禮義鮮少之故  
也不待武帝靡耗中國而已知其不可久矣漢有最不可  
解者坐酎金失侯之法也夫通侯之先固嘗竭智力與高  
帝定天下者也使之出金助祭猶曰包茅縮酒遺意存焉  
然已異乎古矣乃至不如斤兩及金色惡輒以此削國所  
坐者微而闕剪功臣之後大無謂也豈漢世封爵太多食

邑既廣縣官不能支而設法以削之耶當時坐此法者甚多武帝時至百餘人太史公見之平準書中則朝廷微意皦然矣

卜式者富人之學黃老者也弟壯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子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至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數分子此在陶白輩優為之然有長者之意焉漢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自人情言之非欲官則言寃而式兩皆無之非果不欲官也彼操老氏欲取故與之術知時主所急在財而細其綸芳其餌投竿跪膝而以釣武帝也乃詘於公孫弘久不見報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五

數歲乃罷人之處此亦可以倦而休矣式行之不厭明年又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助貧人者籍天子乃以式終長者而三年中驟躡九卿進官少府居奇貨者孰善於式哉且當式時告緡之事將起式逆知海內財匱天子就就富民不久家且破故不如先事輸財不惟免禍又以得官及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使式此舉稍遲必無幸矣未幾以言鹽鐵算船事致天子不悅稍詘其官又因天旱求雨進言曰縣官當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斯言也雖謂有大臣之風可也太史



公平準書以式語作結雖其意在於譏武帝而亦有取於式也夫

### 吳太伯世家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子胥之父奢以無罪見殺於平王其兄尚駢首并命爲子弟者有至痛焉員也倒行逆施以快其悁悁之忿君子固不深誅也若曰誅之則傷人子之心與之則悖君臣之義置而不道可也獨員之進專諸於公子光以成其弑僚之謀則吾不能無憾焉諸樊兄弟四人以其先王愛季子札欲立之讓不肖立諸樊乃欲兄弟以次更立必致國於季札及餘昧卒欲授季札季札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古

復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夫光爲諸樊之子季札不立則光當立固也然僚業爲國人所授立而爲君矣札則逃之光則弑之而員也以急欲報吳之故進入於光側而速其弑焉是不亦傷君臣之義而大逆天道也哉語曰伐國不問仁人如子胥者難與並爲仁矣

齊世家中載管晏事吳世家中載子胥事越世家中載范蠡事鄭世家中載子產事蓋皆掇其大者而管晏子胥另立傳范蠡又入貨殖傳子產又入循吏傳太史公之惓惓於五子至矣獨不爲季札地乎豈以其讓國大節已見吳世家中欲別立傳無可稱述乎愚謂管晏事功旣詳見齊

世家而本傳止摘其一二逸事如札讓國之外豈無可論者即觀樂事已足別立一傳矣札爲聖人所許乃不得與管晏比太史公於此恐失大書特書之義也蘇子由謂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僖元年稱楚人文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春秋齒而吳越終春秋不入蓋吳越雖戰勝攻取而無禮義以自將故吳亡而越亦微至於楚雖禮義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按三國皆僭稱王其爲蠻夷等也吳以強陵中國時越志在復讐皆非有仗義之舉獨莊王破陳爲縣從申叔時之諫而復之鄭伯肉袒即麾軍退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五

舍宋華元以情告即罷兵解圍此三事者信乎其爲霸主也子由所謂禮義當指此使當時能革僭號則桓文何足道哉

### 齊太公世家

太史公諸世家叙諸侯事而王室始亂伯主代興皆謹書之如厲王之奔宣王之立幽王之弑周東徙雒秦始列爲諸侯小白重耳宋襄楚莊之立卒與申生之殺及敵國相滅各國臣子之弑其君皆三致意焉而於孔子之生卒及相魯尤詳至書魯隱公初立者以爲作春秋地也此等義例皆不媿良史

管子天下才也其始委質子糾而事之襄公既弒則惟恐子糾之不得立也而其爲子糾謀則亦有未善焉春秋時列國亡公子之在外而終得反國自立者外必有強國主之內必有強臣應之然後可以得志管子一出即奉子糾奔魯夫魯相忍之國也豈可恃哉彼莒衛爲小白外主高國爲小白內主莒衛合則足以敵魯而管子在外固不能敵高國也管子盍求大國如秦晉者而請命焉而陰結其大夫之足以制高國者以爲腹心然後求入如不得入亟爲逃死之計可也乃竟貿貿然出于于然入徼倖於射鉤之一中而懈不復備遂使子糾生竇之殺如屠豕然豈不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六

惜哉夫晉文當奚齊卓子既弒之後晉人來迎可以入矣其不入者畏內變也及間關十九年輔之以秦繆之威而後敢入呂省卻芮復懷反側微勃鞞之告則文公幾於不免甚矣亡公子自立之難也嚮使子糾幸而先入高國謀之於內小白攻之於外事猶未可知也况不得入乎有如秦晉主子糾於外則彼小白初立又安敢以不義脅鄰國使殺其兄弟而束縛其臣以歸於己乎吾故曰管仲天下才也而其爲子糾謀則未善也意者子糾非伯才天固將開小白而使之主盟中國歟

甚哉卻克之忿戾也使於齊齊君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夫

人笑之笑者固無道矣克連兵東伐至欲得齊君之母以爲快不已甚乎且齊使至晉卻克嘗執四人殺之於河內矣笑人之使而欲執其國母刑人之使者當何如乎宜其無後於晉也

齊襄公管主屨者蒞及管至父殺襄蒞以身死之齊莊公管宦者賈舉及崔杼弑莊舉以身助之管蒞者襄公以見公子彭生而失屨蒞無罪也管舉者不知何事管之當不當未可知也而二人之報其君逆順不同如此人之善惡固天性哉

田闚相爭子我殺於成子而齊亡曹馬相軋曹爽殺於仲陶菴文集卷四史記評論七

達而魏亡

### 魯周公世家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黃子曰此非周公之言今按此說斷乎其爲謬也夫分茅胙土南面而君一國以長子孫以成教化在周公固當爲百世計其於伯禽必非率爾遣之而已也計魯國之人

民風俗與伯禽立政之繁簡報政之遲速皆必有面命而手畫之者伯禽特奉行其意耳豈待報政之後始訝其遲而乃徐問其所以立國之故歟又豈待太公報政之速始服其簡而嘆其子之智不出此歟且國無成俗顧轉移何如耳以朝歌之汚染聖人猶能變之今治魯不至若朝歌之難也何三年之內立法一定遂坐視其後世之北面於齊而莫之能改歟考魯公之國在成王踐阼之初周公攝政方始也審以太公之法爲善則失之於魯猶可移之於周今乃三年而定東土七年而還政然後營洛邑居九鼎先是官政尚未次序至是乃作周官官別其宜乃作立政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六

以便百姓則其涵濡漸漬更有甚焉而洛誥無逸等篇訓辭諄復卒亦不聞有所謂簡易之說何歟夫三年者報政之常期虞廷三載考績孔子爲政亦曰三年有成伯禽之報政即孔子之成也此而尚以爲遲則必出於一切苟且之法然後可吾不知其何以爲周公與不但此也太公聖人之亞治國必當有法豈有五月報政之理與爲此說者戰國謬悠之談而太史公采之淮南子采之韓詩外傳采之則皆義理不精好奇輕信之故也

衛康叔世家

衛伋壽晉申生事  
壽至性既類申生而晉獻以

烝齊姜生申生衛宣以穰伋婦齊女生壽亦相類齊女讒伋駟姬讒申生亦相類申生死無後伋壽死亦無後亦相類獨壽爲齊女所出其母讒伋而壽死之此尤人情所難甚乎哉孝子之不得於頑嚚也

### 宋微子世家

作微子世家言而箕子比干附見焉不幾重微子而輕箕子比干乎箕子國於朝鮮比干絕無後故二子皆不得別立世家使爲箕比立傳則與微子不類設以箕比之故降微子而同傳則微子爲宋祖又無可降之理故牽連書之而贅復以孔子之言終之此太史公筆法所在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九

蘇子由曰聖人雖與人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盖有不得已耳而况與人爭利哉此爲周公而發余最愛此論以爲非坡公所及盖封武庚於殷封微子於宋舉蔡叔之子胡爲卿士周公之心與堯舜一也坡公非武論直是敢於背誕

路史云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商之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以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此論可與子由相發

晉世家叙文公入立呂省卻芮作亂事繼以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因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於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此一段實補左氏所未及子推從亡在狐趙之列不應文公忘之文公方有事圖伯亦不宜忘其功臣使來者聞而解體也賞未及推者不獨內外倥傯亦以推功大宜受封邑未及區處耳如左氏所載則文公憤憤甚矣安能圖伯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三

晉勝楚於城濮歸而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狐偃說我母失信先軫曰軍士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賞則先萬世之利戰則微一時之功此文公之所以止於伯歟不然雖爲西伯可也戰則微一時之功賞則先萬世之利此文公之所以終能伯歟不然雖爲宋襄可也

晉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爲本仁義二字自孔孟而外無人能道而曠以一瞽矇發之夫哉言乎太史公書之亦是特筆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按楚王之淫樂不聽政乃術也彼陰以此別其臣下從吾於樂又從而諂諛之者不肖人也苦口力諫者賢臣也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三



身事之也若專諸者小人之雉刺客之靡好勇而不知義者也

楚王邲赦名員子胥亦名員邲赦之後爲靈王靈王之後爲平王子胥平王時人相去不遠而犯邲赦名何也如以楚蠻夷無諱則前此晉靖侯名宜曰而周平王亦名宜曰是君同臣名也穆王名滿王孫滿亦名滿是臣同君名也豈世次稍遠便不復諱耶

### 越世家

句踐反國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三

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敝可克也按同言乃合縱之計也但不以此爲名陰用之耳其後吳與齊晉爭伯兵連於外輕銳盡死越乃乘虛入之同之言無一不驗可謂奇計矣乃不發於種蠡而發於同越多才如此豈可辱乎

三家滅智伯燕昭破齊淠亦合縱也漢王破項羽但以已綴其兵而已不與力戰而韓彭英布輩犄角撓之亦合縱也吳蜀之得以抗魏亦合縱也小弱敵强大千古不外此

法

趙世家

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譙周曰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池名在西域有何據乎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此二說並言其事非實也夫荒忽之事固不可以意揣然大約秦以前事自六經以外雖左氏不無浮夸况其他乎秦火之後購書爲難故漢初僞書雜出多繇閭閻小夫肆其狡獪而學士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三

不察雖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亦信爲實然良可歎也  
趙武靈曰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奇行之奇言放僻也苟服奇而民志即淫則鄒魯章縫便可以此必其無奇衰乎苟俗僻而民行皆陋則吳越文身便可以此必其中無秀士乎語意如此索隱訓鄒魯好長纓爲奇服夫冠之有纓法服也何奇之有

主父胡服騎射與公子成趙文等議論其辭雄俊博辨勢如河決當其將三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

原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乃詐自爲使者入秦欲自略  
地形因覩秦王之爲人也此其膽志才略豈特兒視六國  
諸君而已哉雖以秦政方之蔑如也使主父不死縱不能  
取秦亦當與之更相雄長如秦繆晉文之時而六國倚以  
自固則可以不爲蠶食彼衡人覲覲安所施其謀乎主父  
之失在於令弱子治國而身略地於外彼公子章之能亂  
日侍其側而不知肥義非應變之才又使之輔其弱子謬  
矣又欲分趙以王公子章猶豫不決而沙止之變起矣自  
古雄傑非常之主經營四方而內忘其肘腋之禍皆不知  
大道故也吾感主父之事益嘆聖賢脩身齊家窮理知人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十四

之學萬萬世不能易也

肥義者趙武靈王之先世貴臣而武靈以六尺孤付之者  
也公子章與田不禮之將爲變也李兌以下皆知之義亦  
自知之事固有大大於此者乎義蓋言於武靈亟去田不禮  
而以他人代之羽翮既鍛凶謀自寢此上策也不然則將  
順武靈之旨亟勸其封章於代而徐爲之圖可也又不然  
則請於主父以盜賊出入爲辭析符爲驗此後主父召王  
台符則往不合則不往亦防奸之一法也今義不告於主  
父徒與信期輩私憂竊嘆其慮奸人矯命召王不過以身  
嘗之而已卒之身死而禍不得弭豈非不善處死之故哉

夫肥義爲主父信臣言之未必不聽即不聽亦當致位而去授政能者未必其不能制章也計不出此遂使沙正之禍主父父子俱死豈不惜哉彼惠文王之不死特偶耳嗚呼吾讀史得二人焉晉荀息趙肥義皆守咫尺之義而不知大道者也

魏世家

新序云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成與璜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余謂戰國之主賓友賢士者皆以爲名而已彼以賢人君子之言爲迂緩不切於用而猶欲藉其名以震曜鄰國故厚爲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五

禮貌而不委以事權也夫文侯過矣而國家待浮名之士則當參用其法如諸葛亮之於許靖是也晉之於殷淵源唐之於房次律皆怵其高名置以台輔事安得不敗乎

韓世家

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危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用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策士遊說之言蟬連不竟欲其意

之達也此獨三言而畢穰侯已立發兵矣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豈不善哉因此悟文章家操筆執簡有纏纏千言究其實不如數語者詩人鋪張物狀作帝京篇長安古意而言盡意餘有不如五七言一小絕者無他指事切情入人胸膈故也

### 田敬仲完世家

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鄭人之謫子產也大臣之謀國也先威而後惠威折則惠不孚矣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田常之欺齊侯也奸臣之竊國也先惠而後威惠結則威不怨矣諸葛武侯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美

蜀之子產乎司馬仲達魏之田常乎

### 孔子世家

甚矣王安石之憤而不通狠而不遜也孔子適魯適衛齊宋鄭陳蔡此以何爲哉而安石曰烏在其爲行道太史公作孔子世家附諸侯國之後此特筆也孔子龜蒙布衣據魯親周使列之本紀則非其心也然而大聖人梗概又不可夷於列傳故特爲世家以抗之當西漢儒風尚微黃老恣橫之日太史公能尊尚孔子不遺餘力如此豈非豪傑之士哉安石乃曰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甚矣其憤而不通狠而不遜也

陳涉世家

三國時人謂劉玄德能亂人而不能治觀陳涉吳廣輩事草草軍無紀律涉所遣諸將徇地者輒反他所吳廣爲田臧所殺勝不能討因而將之所信用朱房胡武皆小人無識者以至人情不附六月而敗蓋勝本庸材初不能亂人者也以秦之虐百姓人人思叛獨難其首事者會勝攘臂一呼不覺響應耳太史公稱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蓋時勢使然初不繇勝蓋勝生而稱王死而有謚久而血食於碣幸矣抑亦人心惡秦之故而不忍死勝哉

外戚世家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毛

太史公外戚世家首論三代廢興皆本女德而歸之於命今以其世家中所載諸后考之信矣其爲命也呂后取張敖女爲孝惠帝后愛之欲其生子萬方而終無子命也高帝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皆幽而殺之獨薄姬以希幸故得出從子之代文帝立遂爲太后亦命也竇太后始以良家子當賜諸王爲家在清河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中姬涕泣不欲往強之乃行竟爲文帝后亦命也王太后已嫁金王孫生一女其母以卜筮當貴奪之金氏怒而內之太子宮太子幸之太子者景帝也後遂爲景帝后生武帝亦命也衛

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過主生盛飾良家子十餘人見  
帝帝弗悅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悅子夫幸之遂入宮爲  
皇后亦命也寵辱推遷禍福倚伏當其賤也塵埃不足以  
喻其微及其貴也天霄不足以喻其遠雖萬乘之君愛憎  
予奪且莫能自主也而況下之者哉信矣其爲命也

### 荆燕世家

田生受營陵侯澤金陰爲設謀令其子事吕后所幸大謁  
者張卿說其順吕后意立吕產爲王以爲張卿功產立吕  
后喜生乃復說張卿令說吕后立營陵侯澤太后從之乃  
立澤爲瑯琊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  
陶菴文集卷四 史記評論

天

之不及按當時吳楚齊代諸王皆就封在國澤雖不出吕  
后亦不能盡滅劉氏而吕產既王幾亡漢室田生此謀所  
以爲澤則善矣爲漢則我不知也

### 蕭相國世家

高帝多封蕭何故欲首其位次以羣臣推曹參無以難之  
得鄂君明其功乃定及後帝以何爲民請苑械繫之得王  
衛尉明其無罪乃釋此兩人皆有功於何者然爲鄂君易  
爲王衛尉難鄂君當分封時已知帝旨在其言雖當阿  
帝意也衛尉進言在帝盛怒時使小人自爲功名媒孽人  
短則一言之下何爲齏粉矣今衛尉能反覆明其無罪又

譏帝之失真骨骸臣也鄂君卒以得封而衛尉不開受賞  
帝於直言蓋勉強從之者歟  
蕭何素不善曹參論相則以參為可此何之所以為賢也  
曹參素不為何所善為相則一遵何法此參之所以為賢  
也  
十八元功位次蕭何位第二而其封止八千戶曹參第二  
而萬六百戶尊何之位所以重謀臣也廣參之邑所以厲  
戰士也

留侯世家

子房以五世相韓故破產報讎既乃說項羽求韓諸公子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完

橫陽君成立之為韓至矣然當其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  
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曰沛公殆天授此  
時已心歸沛公矣彼韓王成者泯泯無所表見良豈不知  
其不足以取天下哉是故橫陽既立良仍從沛公入定關  
中及羽將擊沛公於灞上良周旋項伯項王亞父間不顧  
危死沛公王漢中良送至褒中勸其燒絕棧道以固項羽  
心又說項王曰漢已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  
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此時  
韓成固在也而良無一不為漢王者或謂成未死以前良  
為韓既死以後始為漢豈其然哉計成即不死良從之國



亦不過教以自固一方保韓血食而已至取天下之圖終以屬漢良必當爲漢外應舉兵撓楚如彭越之往來梁地燒楚積聚也

留侯招致四皓以輔翼太子自楊維禎及胡儼王守仁皆謂四皓隱者不可得致良因高帝所素重遣人僞飾以誑帝也余讀之笑曰是何待四皓之深而待高帝之淺哉彼高帝越國而知栢直馮敬之能否前數十年而知吳王濞之將反此其知人之明不既高出千古哉使良遣人僞爲四皓不過偉其衣冠敏其應對而已而其真僞終不可掩事一敗而太子無完理矣彼四皓者特戰國豪傑之士田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三

光先生之流耳意氣剡頸固其常也以高帝嫚罵輕士故不至以太子卑辭安車故至無足怪者且以帝所至敬無如子房其次則叔孫通又其次則周昌也三人反覆言之而不聽而四皓回其意於立談之頃此豈徒以其名哉劉擘有言對雄主非精神不接四皓之精神固有以接帝也三子之論謬矣

帝遣太子將兵擊英布即晉獻公遣申生伐翟之意也有功位不益無功則受禍四人策之如指掌豈亦僞爲者能如是耶太史公紀四皓說建成侯纒纒數十言使書策不可信則并不信有張良畫策事可也疑四皓非真則不可

也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爲他人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後分封時帝使自擇三萬戶  
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留侯始終  
自負如此孰敢以爲大言哉若曲逆侯則不然曰非魏無  
知臣安得進良平之高下於此可見

或問張良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  
豈有術與曰非術也秦法太重秦虐太深天下之人重足  
側目久矣彼始皇直孤立耳當秦滅魏時購求張耳陳餘  
耳餘乃爲陳里監門反以其名令於里中耳餘且不可得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三

況子房哉漢武任酷吏作沉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覺而  
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  
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累府府亦使其不言上下相  
爲匿重誅之不足以督奸如此

絳侯世家

絳侯條侯皆以大功臣下獄絳侯免條侯不免者絳侯以  
益封更賜盡予薄昭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明絳侯不反而條侯在七國反時以漢委吳楚爲梁王  
所怨重以沮王信封竇太后安得不死哉嗚呼穉膏棘  
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淳于髡之所以教鷓忘

也吾因條侯事爲之三歎

管晏列傳

管子立政盡於與俗同好惡一語晏子立朝盡於節儉力行一語

老莊申韓列傳

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術學儒者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按儒之爲道內外合者也老子有內而無外者也是二者皆有竊焉而人之竊老也易竊儒也難今夫儒之爲學有仁義以本之於內有禮樂以制之於外故不仁不義則非內也無禮無樂則非外也內是而外非則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三

并非其內也外是而內非則并非其外也夫惟合其一而離其一者之不可以爲儒故人之竊之也難若夫老子之道則曰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而已而其所以用世之具略而不言若曰世有得吾意者則可以自合耳此猶廣廈數十虛其半而不居則庇其廊廡者至矣是故申韓之刑名托之良平之權謀托之漢文帝之恭儉托之曹相國之儻蕩托之汲黯之強直托之田叔之長厚托之鄭當時之任俠托之白圭之貨殖托之其餘爲此學者林立蠡起不可勝數而行事無一相類者則以老氏未嘗爲之外也雖然老子之學陰主於爲我故竊之者多沉刻靜悍之士濡柔

謙下欲取故子以濟其所欲蓋其體與用皆托於不可見  
故人之竊之也易嗚呼昔之人竊其易今之人竊其難難  
者終不可竊也則禹步舜趨自命曰儒者儒者固如是哉  
韓非李斯孫臏龐涓蘇秦張儀龐煖劇辛或同師或同學  
或同遊相善而皆飾智相激以成其妬媼之私斯讒非而  
殺之煖敗辛而殺之涓誘臏而刑之臏又誘涓而殺之秦  
激儀而用之儀又短秦而反之此數子者大約傾危之士  
哉獨煖之殺辛各爲其主而辛以輕煖見殺煖差無罪然  
凶終之禍此爲極矣吾是以嘆管鮑之費絕千古也

伍子胥列傳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三

程篁墩以子胥報讐爲處變之定理而責其入郢之後不  
能投戈解甲辭吳歸隱何燕泉則以太子建固子胥之君  
也則從出亡建爲鄭所殺子胥當於入郢之後伐鄭以報  
讐如此則忠義大著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屬鏤之劍余謂  
兩公之論非也夫子胥乞食江上幾死昭關一亡虜耳藉  
吳之力以報其不共戴天之讐讐既雪矣德獨可無報乎  
投戈解甲辭吳歸隱是可以報吳之德乎太子建出亡在  
鄭鄭人善之建乃甘心爲晉外間欲以滅鄭求封故定公  
與子產誅殺建其罪當矣即子胥力能伐鄭義且不可況  
不能乎吾故曰二公之論皆非也

商君列傳

施伯勸魯君殺管仲魯君不從而桓公卒相仲以伯齊齊霸而魯益衰公孫涇勸魏王殺商鞅魏王不從而孝公卒用鞅以強秦秦強而魏益弱夫公孫涇將死之言耳若施伯固在魯何其後竟沒耶將魯廢其言而亦不能用其人耶抑智足以知人而力不逮耶

白起列傳

白起爲秦大將連兵於外所屠戮以百萬計殺氣上干於天雖微應侯之諧豈得良死哉然其於秦則可謂有大功者秦負起起不負秦也方起始進有穰侯主之於內故得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五 立功及范雎扼穰侯吭而奪之位則必以起爲穰侯之黨日夜慮其軋已者也不待蘇代之說而殺機已發矣

孟子荀卿列傳

黃子讀孟子荀卿列傳歎曰太史公之尊孔孟闡儒術至矣漢人以孔子墨翟並稱而孟子者當世與說士並稱者也太史公出孔子之道始獨尊而孟子始得以繼孔矣此傳始孟子終荀卿中駟忌駟衍淳于髡慎到駟奭之徒錯見焉而其傳則以孟荀立名孟荀雖並稱而首引孟子書對梁王者先之且以夫子罕言利爲比傳即繼之云受業子思之門人又云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

合又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則孟子之源流較然而此傳之爲尊孟子而作無疑矣其下述騶衍之術迂誕不經重爲時王所尊禮以見孟子言王道而所如不合乃有國者之醜也因復以仲尼之困陳蔡伯夷之餓首陽與孟子之在齊梁間爲比其嘆息爲何如哉繼又曰或曰伊尹負鼎而王云云非以美騶衍也太史公稱或曰者皆甚不然之辭觀封禪書及他傳中可見也蓋當時之稱騶衍其論云云爾此下即接淳于髡數子之學術見時所尊尚不過此類而以荀卿終之荀雖非孟比然其所著書切於事理與騶衍等相反則已爲當世所絀廢死蘭陵矣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重

如孔孟者又何望哉末後叙公孫龍等數家以見羣言亂亂而孔孟之書足爲萬世法也太史公大旨如此其文揮闔不羈若滅若沒讀者類求之於筆墨蹊逕之內故雖以譙允南之精識而猶謂其好奇也人固難與知言哉嗚呼黃老爭鳴之後不眩不亂毅然一之於孔孟豈非豪傑之士哉雖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中不無躡駁君子觀其大意可也

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列傳

四公子之徒信陵君尚矣不可及已其次則平原君而孟嘗春申吾無取焉信陵之用舍去就魏之存亡係焉侯嬴

畫竊符之謀毛薛陳歸魏之義此三人者皆天下奇士信陵能用之所以爲賢也平原才識遠不逮信陵其納韓上黨至使邯鄲受圍流血千里趙幾再亡國矣然而區區之心固存於趙也其從李同也有紆國之忠其釋趙奢也有改過之勇至於陷身虎口終匿魏齊不肯出壯哉烈士之風也春申納女以篡楚孟嘗助敵以傾齊一則身死李園一則子孫滅絕皆天道也世多馮煖收責及復孟嘗相位事然愚謂孟嘗與五國破齊時煖曾不能進一正言如毛薛之於信陵者其孜孜三窟小人之謀耳何遽出雞鳴狗盜乎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五

孟嘗之才孟嘗之得士皆不下信陵也而其在國也專信陵不及也何以知其專也曰孟嘗入秦秦王欲相之既而因欲殺之孟嘗得以計免歸此於秦直私憾耳乃能以齊爲韓魏攻楚而因使韓魏攻秦且借兵食於西周是孟嘗之意不但能行於齊王而三晉亦且服之矣使信陵之在魏若此何至救趙之義舉久抑不行至竊符而後遂哉吾是以益嘆信陵不失人臣之大節而孟嘗惑於蘇代之言不果伐秦爲可恨也

四豪中相士之眼獨信陵爲最平原不能知毛遂孟嘗不能知馮驩春申不能知朱英雖取效不同其不知人一也

信陵得一老監門尊爲上客於他國得一賣漿人一博徒  
步往見之卒用其力顯名諸侯而此三人者皆當世狎侮  
戲笑之餘也不知以何道得之相士若此雖取天下可也  
如姬竊符舞陽奉使不見下落舞陽爲秦人所誅無疑太  
史公蓋不屑書耳如姬雖一女子能以報父讐故德信陵  
君不愛一死可謂有烈丈夫之風矣不知魏王殺之耶抑  
赦之耶

范雎蔡澤列傳

秦之用穰侯也穰侯之舉白起也戰勝克敵拓地千里自  
商君以後功未有加焉者也應侯羈旅入秦所欲得者相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七

位耳使其挾富強之說以與穰侯角是自困之道也計穰  
侯功大驕侈秦王以少主在位所惡聞者莫如太后之專  
權而穰侯爲宣太后弟太后在則穰侯不可得去故并言  
太后以去穰侯此范雎之所以巧發竒中也然所言者人  
主骨肉之間故略見端緒久之而後敢發若蔡澤之於雎  
則不然雎已諧殺白起所任鄭安平王稽復敗秦王臨朝  
而嘆雎固日夜欲釋相位久矣然不得其人而釋之則雎  
不安得其人而釋之而不出於雎雎亦不安故雎姑俟焉  
及澤宣言將代雎位而雎召之故迨其旨厲其色以觀澤  
之能否而澤之所言皆足以中雎之疾反覆連辯而不爲



屈則雖固深知其為辯士而可以動秦王矣於是言之秦王推之相位於已有避賢之美於澤有推轂之恩為雖計者無出於此此澤之所以巧發竒中也

樂毅列傳

或曰樂毅破齊之事偉矣獨留莒即墨未拔夏侯太初以為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敵王業可就幸垂成而敗信有之乎曰樂生推鋒乘勝盡下齊城至五歲後兵力倦矣強弩之末不能穿縞而即墨則田單在焉莒則太子法章在焉田單死守即墨莒人共立法章為王以距燕此二城之中人心皆有所屬非向者七十餘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吳

城之比故堅守不下耳豈樂生能拔而故留之乎曰使燕王不聽讒不以騎劫代生則莒即墨可下乎曰下之而不能有也齊自田常以來小惠之結於民者深矣湣王以兼并之故為諸侯所怨而不聞有峻刑酷罰加於民者有士如王蠋尚能守死為齊則民心固未盡忘齊也燕既并齊城拓地千里五國必將忌之矣以復齊為名一合而軋燕此勢之所必出也曰然則為樂生者奈何曰破齊戮湣王屍求齊疏屬之賢者而立焉戮湣王則可以雪子噲之讎立疎屬則可以釋兩國之憾旋師而去燕其伯矣惜乎楚莊復陳之後數百年不聞此舉

以禮秦王矣然吳晉之秦

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趙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頗牧名將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乎曰否君命有所不受者蓋指軍中之事有所誅殺避就而君從中制之則將守便宜可以不受也若孫武斬莊賈而景公赦之臣父以梁委七國而景帝督戰此可以無受也若將之用舍則存乎君矣易將而將不受是反也頗牧皆不知大義者在戰國以樂毅為正在後世以岳武穆為正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七

田單列傳

田單之用火牛妙在先有神師一著彼先聞神師之語以為此即神助故大驚潰散耳若知其為牛敵軍不懼矣後世有群盜用火牛法拒官軍者以鎗中牛鼻牛痛皆反走觸賊賊遂敗

太史公叙王蠋事於田單傳後而以齊亡大夫感王蠋之死乃相聚如莒求法章立之是以齊存亡係於一布衣其尊蠋至矣但此傳止以田單立名而蠋若牽連得書者故秦少游譏之如曰田單王蠋列傳則大善矣

戰國士大抵皆為秦用其始終擯秦者虞卿魯仲連兩人而已兩人皆居趙虞卿指畫秦人情偽如掌為趙約縱於齊奪秦人之氣有功於趙甚大魯連不若也然虞卿所見止於一國而已魯連義不帝秦有儒者之風焉有天下之志焉虞卿不若也虞卿受萬戶印而能輕之仲連不受而逃之故後世獨稱魯連雖然聊城之書是亦不可以已乎奈何教人以及

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比物連類似從李斯諫逐客書脫出而言重詞複則過之蓋陽為羊勝公孫詭所譖其人不直斥故反覆曉譬期於梁王之自悟而已太史公以為陶菴文集卷四史記評論  
早  
抗直不撓不過指其末數語篇中桀狗吠堯跖客刺由則以狗盜自比不亦甚哉以陽與魯連同傳此太史公之失也

屈原列傳

楚大國也秦王誑懷王以欲會屈平諫曰不如無行懷王不聽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秦之得以執懷王者以其從行無人也趙國強大不如楚而澠池之會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者以有藺相如在也楊廉夫責屈子以不能從行然屈子誠臣耳應變之才不及相如往亦無濟也嗚呼往則危不往則示弱而卒保其君以

返此杓如之才所以爲大過人也儒者猶嘗之不置其亦過刻矣

李斯列傳

秦未亡也爲秦滅六國者先亡矣造作陰謀遣人齎持金玉游說諸侯可下者厚遺之不則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者李斯也爲趙高所構卒具五刑家世爲秦將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者蒙恬也與其弟毅相繼受戮爲秦大將拔趙破荆降魏定燕齊者王翦也幸獲首正而其孫王離卒虜於項籍蓋秦以詐力取天下天厭其德故佐秦者無一得免耳彼周召之徒秉德輔世者後裔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聖

延八九百年不絕善惡之報何如哉

李文饒論亡國之鬼神不平多出妖淫之色破人家國引妹喜驪姬等爲証余謂不獨此也又有佞巧之人焉秦滅六國趙高以趙氏疎屬得事始皇扶蘇胡亥皆死其手秦之公族大臣名將爲所誅殺略盡而秦遂以亡是亦女戎之類也語曰亡秦必楚吾謂趙亦有力焉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陳餘皆反覆之士也當其佐陳涉欲王楚耳餘以爲示天下私不可及從武信君下趙則又勸其自王以填趙何相背之戾也鉅鹿之事耳責餘以必死及相見時遽收

其將印此耳過漢東擊楚使使告陳餘欲與俱餘要以必殺張耳此餘過及耳從韓信擊斬餘泚水上至并殺其故主趙王歇則耳罪之大者也刻木爲人而拜之猶不可以析而爲薪况所常壯面事之者乎始以趙王歇被圍之故責餘以死既乃以惡餘之故并殺趙王歇何相背之戾乎論者止以張陳凶終爲口實而不及耳之殺歇甚矣君臣之義之不明於亂世也

黥布列傳

布所幸姬疾云云至布使人追不及按賁赫即無奸狀亦自可殺蓋事左右求容此齊威之所以烹即墨也布無術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理

學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雖然布不足惜也爲項王擊殺義帝死有餘辜矣

薛公策黥布三計桓譚譬之於奕以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爲廣道地之謂以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爲趨遮要爭利之謂以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爲守邊隅趨作罪之謂論甚善然據敖倉塞成臯此在楚漢爭衡爲上計而於布反爲中計何也蓋此時漢之大勢已定不可以巧襲而力爭也故當以游兵略地以示進取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於漢所必爭之地則謹避之也若漢之取秦唐之取隋皆直走關中者秦隋根本之地皆虛也經營天下

各有時勢不可執一如此

淮陰侯列傳

高帝之於韓信未嘗親見其狀貌熟察其計畫以蕭何一言之故遂拜為將將又不足而至大將此類兒戲然卒用此得天下何也蓋帝不知信而知何以何之之妄而知信之可用也圖天下者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得數人可信者足矣

韓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詳母怒信之意蓋謂其落魄至是雖自食且不能豈有富貴之日我但憐汝故食之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望

若云相報知汝不能也後人誤看至謂漂母有眼當與黃石老人同類而稱則失太史公意矣大抵太史公於英雄貧困失路無門之日皆極力摹寫發其孤憤如蘇秦張儀皆見笑於其妻陳涉見笑於耕者陳平見笑於其嫂黥布見笑於時人此類甚多至漂母飯信而不望報是以信為溝壑也其意益深痛不忍讀矣後信就封至楚名所從食漂母賜千金不聞此母卻之則其非異人明矣

諸葛武侯出師表有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當時余嘗歎息其言此潛龍之學也人固有徒步取將相提百萬眾呼吸雷風而不能全其性命者如韓信未遇時凡

歷數死可食淮陰則可以餓而死少年侮之則可以鬪而死古楚歸漢則可以亡虜死至連屐坐法兵在其頸矣屬有天幸遇滕公故得不死非信之能自必其不死也而功成之後卒以反死嗚呼性命之於人甚矣哉非大賢亞聖其孰能全之

龍且爲楚將陳平以骨體臣稱之以善戰如黥布而且能擊破布計其人亦非淺淺者囊沙之戰且以輕信被殺耳使信威望素高且有畏心堅壁清野持牢不戰信未必不坐困也秦人伐趙戒士卒無得泄武安君爲將者卒殺趙括坑士四十萬有以夫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四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傳筆法甚竒因蒼嘗爲御史而周昌趙堯任敖曹宙皆以嘗爲御史大夫故牽連得書本傳以蒼起以蒼結一傳中包數小傳統看又仍是一傳蒼傳後係以申屠嘉事見漢相如嘉者即不可多得也然嘉非完人以才能忌晁錯欲生端誅之至反爲所賣故贊語以無術學少之而其題止曰張丞相傳

鄴生陸賈列傳

陸賈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而其全身遠害排難解紛功立而無可指名事成而不爲權首則似深於黃老之學者特

外以儒術文之耳賈素善辟陽侯乃勸辟陽侯交朱建者蓋心知辟陽侯所爲不法禍將及已故嫁之於建也及孝文誅辟陽客以建嘗爲畫策捕治之建遂自剄而賈獨全此則學黃老者之微巧也先董多謂陸生有功儒術恐非至論

劉敬叔孫通列傳

婁敬言都關中之利甚至而高帝以羣臣言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帝之從留侯如此當在秦宮中時樊噲諫帝急還灞上帝亦不聽噲而聽良夫噲與敬之言皆與良無異兩人又先發而帝必欲決之陶菴文集卷四史記評論 罍

於良帝與良固終身以之者也明於擇人而簡於應事真帝王之略哉

袁盎晁錯列傳

賈誼之絀也以絳灌晁錯之死也以竇嬰微嬰袁盎固不能殺錯也貴戚大臣之足以操人寵辱生殺之權如此

張釋之馮唐列傳

文帝與馮唐論頗牧之事唐謂帝雖得頗牧弗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復出召唐使畢其說唐不過一白首老生耳乃於衆中面折人主人主虛顏受之如朋友之間相與詰難反覆者且唐之意在發明魏尚無罪使在後世必疑



其為尚私人不惟言不見用身且得罪矣今文帝乃即日  
令唐持節赦尚推此類也左右近習豈能蔽之哉蓋漢初  
懲二世深居之蔽故天子與小臣親近如此是時袁盎張  
禪之輩皆得出入禁中而盎至引卻幸姬之坐則漢以後  
不復有此事矣非無盎也無文帝親近小臣也嗚呼君臣  
隔絕則君益尊臣益卑雖開之使言而不敢盡其說天下  
之不治皆坐此哉

萬石君張叔列傳

萬石君門德可觀而建慶輩立朝獨無矯矯風節使當患  
難固發蒙振落之類耳魏之王祥吳之孟宗皆稱純孝而  
陶菴文集卷四史記評論 異  
於國事獨無圭救皆萬石君類也衛綰婦女之簡桺直不  
疑道家之小數周文佞倖之氣態雖高下微分君子不取  
獨張歐以忠厚濟景帝之綜核其庶幾乎

田叔列傳

梁孝王使人殺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按梁云云田叔於  
此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矣然國之所恃以立者法也梁  
王親使人賊殺天子之謀臣而以太后故置不問則法亡  
法亡則國削夫梁王在議親議貴之例可以無誅而王之  
幸臣公孫詭羊勝之徒實導王為邪不可以不殺殺勝詭  
以塞天下之怒而賞梁王以安太后之心此法意也田叔

蓋燒獄詞一切不問雖號知大體者而於處事未爲盡善  
善夫韓安國之說孝王出勝詭也微安國則景帝母子兄  
弟之間不全

李將軍列傳

李廣非大將才也行無部伍行陣不擊刁斗人人自便此  
以將數千騎逐利乘便可耳遇大敵則覆矣太史公叙廣  
最得意處在爲上郡太守以百騎遇匈奴數千騎射殺其  
將解鞍縱卧然此固裨將之器也若夫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進如風雨退如山岳廣豈足以與乎此哉衛將軍將數  
萬騎蹂躪邊廷未嘗挫衄其將略優於廣遠矣且出雁門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聖

時廣所將萬騎乃爲敵所得而霍去病以八百騎斬捕過  
當必謂廣數奇而去病天幸恐非論之得平者也淮南王  
謀反止憚青與汲黯而不聞及廣太史以孤憤之故叙廣  
不啻出口而傳衛將軍以姊子夫寵幸若不直一錢者然  
隨文讀之則廣與青之優劣終不掩

平津侯列傳

主父偃言九事八爲律令其八不傳而其一爲諫伐匈奴  
引秦皇高帝之失策而推之於虞夏商周其文辭甚美然  
至進身之後則又盛言朔方之便以難公孫弘上從其言  
竟立朔方郡是其與先資之言蓋不啻枘鑿而矛盾也然

偃也行之不疑而武帝不以此疑偃公孫弘不以此詰偃  
何哉蓋帝之初用偃不過喜其文辭而於窮兵黷武之失  
未嘗有悟及偃窺帝意竟以置朔方之便迎之則帝固樂  
其合已而忘其前言矣弘非辯不足以詘偃蓋知帝意已  
堅則絀偃適所以忤帝故佯為不勝以從之也嗚呼佞邪  
之臣敢為誣罔如此

汲鄭列傳

武帝之知汲黯至以吉社稷臣許之其敬禮黯過于丞相  
弘大將軍青遠甚然黯之言無一用者黯廷斥公孫弘張  
湯而天子愈貴幸弘湯黯言與胡和親無起兵而天子欲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史

征匈奴黯言勿以渾邪王故誅當死者五百餘人上默然  
不許及其後棄之淮南黯遂為諸侯相終其身然張湯之  
誅天子聞黯嘗勸李息發其罪而息畏湯不言遂按誅息  
則又未嘗不思黯言也如武帝者可謂善善而不能用矣  
原黯之迂帝有三曰數直諫也曰褊心怨望也曰帝好儒  
術黯好黃老也此三者之中惟怨望則黯失也

酷吏列傳

酷吏傳以郅都為首都公廉有節槩其不從景帝救賈姬  
事雖汲長孺當此不是過也為治雖先嚴酷然能擊強宗  
未可竟謂之酷吏惟其扼臨江王於垂死之時不予刀筆

作書則其用心過忍而處人父子之間亦遠魏田仁矣且臨江至為太子以母崇姬失寵故廢非有悖逆不道也都禁切之如此者所以阿帝意也卒為竇太后所怒中危法死都固有以取之哉權文公至謂都剛而無虐怒而中節吾不敢以為信

臺諫者權臣之鷹犬也酷吏者人主之鷹犬也夫權臣假臺諫以擊去其所不快者莫甚於宋之秦檜韓侂胄而人主假酷吏以箝制天下者莫甚於漢之武帝唐之武曩帝外事四裔內興土木使海內蕭然繁費盜賊四起而帝又不能無事於興利也故林民之不服而不得不用張湯杜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兗

周之流武曩以女主篡唐多行不義故林民之不服而不得不用周興來俊臣之流彼湯周之酷所以譏武帝而興俊臣之酷所以譏武曩也嗚呼人臣以阿諛順旨之故至於賊殺不辜塗炭天下則其處心積慮為何如哉然漢唐酷吏非刑死即族誅天道之於人亦不遠矣

大宛列傳

張騫為漢使留夷中十三年歸不失漢節視蘇武少六年耳匈奴與妻有子亦與武相類然天子意在開邊而騫以郎應募奉使君子所不為也其言大夏可通又以失侯故欲連烏孫斷匈奴右臂以為已功名之地自是妻烏孫取

宛馬迄無窮歲則固蘇武之罪人也雖隕首邊廷亦不得與武比節況生還哉雖然騫有賢孫猛武之後反無聞焉何也

### 太史公自序

世多謂太史公序六家要指進道德而絀儒術余按此非遷意乃述其父司馬談之言也遷進孔子於世家退老子於列傳左儒右老一覽可知今述其父談之言乃獨推道家者蓋談本學黃老此論必其精神所寄遷不敢沒故謹識之爾若其與上大夫壺遂相荅問語發明六經大旨隱然欲繼春秋於五百載之後豈絀儒術者之言哉且其言

陶菴文集

卷四

史記評論

辛

曰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讖而已也是談於六經之旨亦非抵牾者其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蓋是指當時俗學之弊耳以辭害意雖班固且不免况其他哉

陶菴文集卷之五

傳

少司寇歸公傳 名子頤

少司寇歸公字春陽號貞復蘇州嘉定人其先自唐宣公崇敬與其子憲公登始顯嘉靖中崑山有光先生以文章名天下公其族子也父有陞以至孝聞精韜鈴律歷農圃醫卜之學公幼從其父學博涉經史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萬歷戊戌進士繇中書舍人遷工科給事中會正陽門樓災公上疏切諫其略曰今天下事之最大而急者無如青宮講學而最可虞者無如章奏不下青宮輟講六年矣中

陶菴文集

卷五

傳

外惶惶輔臣請之不得禮臣請之不得南北臺省諸臣請之亦不得及閣寺出一言利之疏則朝上夕報夕上朝報是不且輕國本而重傷天下之心乎章奏一切寢閣則是非邪正不復有所別白進退予奪不復有所剴裁安危緩急不復有所倚仗遂使政體鬱於上仕路鬱於下財鬱於帑囚鬱於獄此四鬱者非所以滅凶而召和也洪範曰肅時雨若蒙恒風若漢書五行志曰王者嚮明而治則火得其性而不爲灾火爲鬱攸之神今鬱結成習遠於肅而近於蒙故旱魃未除炎火繼作陛下何不仰體天心一日盡舉實政首令皇太子出閣講學亟發一切章奏以消去天

下之鬱如此則何禱不應何災不禳豈不鞏宗社無疆之福哉王文肅見之歎曰真諫官也時神廟春秋高福王未之國小人睥睨兩宮間廷臣持祿養交黨論大起畿輔宣大山西河南山東吳蜀仍歲水旱國力漸屈公連上章請飭紀綱以覈實效釋門戶以破嫌疑召致舊臣趙南星鄒元標等以定國論速完福藩府第趣遣之國以一羣心蠲賑災傷之民以培根本節水衡浮費絕方士冒請以足國用有曰臣常言天下亂形已成陛下豈以臣言為未必驗而不信耶言惟無驗驗則不可為矣榮夷斂怨之言驗而周轍不復西黨錮瞻烏之言驗而漢燼不復然范陽之釁

陶菴文集

卷五

傳

二

既作而歎九齡之先見則已晚靖康之難既發而繙陳瓘之抗疏則無及人臣甚無樂乎言之一驗而居先見之明人主亦何苦峻卻過計之言而掇必驗之禍哉上雅知公嘗題歸佛子三字於御屏蓋京師以公恬澹寡慾呼為佛子語徹禁中故也然疏多留中不下論者惜之公素不樂仕進執政者亦多不喜公故在諫垣九年始陞尚寶司卿繼遷太僕寺少卿熹宗立遷南京太常寺卿旋轉南京通政司使此數官皆冷曹名遷而實抑之時璫禍已萌芽而公亦病且老矣遂上疏乞骸骨歸詔加公刑部侍郎許致仕公歸而璫禍益烈鉤黨徧天下公前言大略皆驗會熹

廟升遐公聞不勝悲慟疾寢劇今天子嗣位改元強起具冠帶筮易得頤之上九喜曰天子明聖老臣死瞑目矣遂臥不起踰月卒年七十公嘗侍母沈夫人疾母病目失明公跪而舐之百餘日夢有人語之曰母病以某日痊至日雙眸炯然蓋孝感所致也公在朝薦一外吏吏藏千金白粲中進公公得金大恚亟還其金遂與之絕巡視節慎庫清奸竇杜私交歲成奏上羨餘四千餘金前此例不上羨餘也宦成無屋以居光祿須公之彥以數椽居之公於是始有屋客至麥飯葱汁坐論文史克如也或勸公稍事請托為子孫地公笑曰吾猶婺也子欲令我倚市門耶客慚

陶菴文集

卷五

傳

三

而退公於書無所不窺為文章師法震川不為瑣繪刻琢之辭而正大溫粹辭達理舉所著詩文集若干卷工垣奏疏若干卷刪正綱目通鑑三百卷輯天文地理兵歷卜筮諸書為備我集一百卷選歷代古文詩為天綸集二百卷藏於家

論曰前史所稱廉吏多矣或為務名高或齷齪苛謹無術學若歸公在諫垣時憂國發於至誠所上書援據經術通達國體直言極諫有賈誼劉向之遺風焉今吾鄉三尺童子皆知公庶然四方知之者鮮矣若其進於廉者鄉之人亦不盡知也予故刻其大義著於篇以授其子鑄使傳焉



附與歸玄卿書

舟中偶讀朱平涵史概中叙挺擊一案云以張差爲非風癲者數十人而先司寇與焉蓋張差挺擊實有主使其以爲風癲者小人以爲非風癲者君子也此繫先司寇立朝大節今疏稿中不見或是當時連名上章疏出他人手未可知然胡澹菴封章亦出他人筆今但知爲澹菴者以其出身任之也此事不可不增入傳中今更推敲一二如左

朱君平先生家傳

友人朱行節兄弟既葬其父君平先生復集比先生之行

陶菴文集

卷五

傳

四

事以求能爲文辭者而傳之其言曰世之爲人子者莫不欲傳其親顧親不可以飾而傳譬諸繪親之像朝夕事之像與親有毫髮不似即子之心不安獨於吾親之行有不及者而爲虛羨以飾之則是以不似吾親者爲安也珩之述吾親也惟其似之而已余聞而韙之爲掇其大略作朱君平家傳先生名邦治字士偉號君平嘉定之羅溪里人父某生五子先生其次也幼出爲叔父某後敏而好學宿儒沈玉林號爲能抗師法從游者常數十人先生年十二爲入室弟子弱冠補學官弟子員往來婁東鹿城梁溪之間一時賢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及嘗深入七十二峰雪月

之夕正衿危坐山中人望而異焉於書博覽強記尤精春秋內外傳莊列馬班諸書解剥脈理分判節度每灑灑爲人道之獨不喜爲章句之學屢試京兆不第意泊如也姚江朱憲副少與先生同學先生弟畜之既貴延致先生於官所嘗誤論一死囚先生適見案牘爲指示失入處憲副大驚立出之先生終不告所出者以故唯舉以戒子弟曰人命至重爾曹他日居官慎不可忽其爲德於陰皆此類也事所後父母本生父母皆竭力孝道奠祭儀節一准朱子家禮遇諸弟有恩見人有急如赴焚溺未嘗以力不足爲辭晚年誤爲邑令所銜欲中以危法捃摭無所得乃榜陶菴文集

卷五 傳

五

諸衢曰訟朱生者投牒過三日竟不得一牒令慚且悟曰朱生善士也待之加禮焉卒時年六十七先生爲人莊敬樂易雖盛夏見所狎客未嘗裸袒子弟有逆旨者微示以意悔謝即止人方之萬石君也

贊曰今世所號爲傳人率指任宦有聲績及繡其鞶以爲文辭者宜先生之名不出於邑也然史稱黃叔度比於顏子而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僅取荀淑郭泰諸人相推許之言以爲徵驗而已夫宗族鄉黨兄弟朋友之間孔子之所以取士也若朱生者孔子之所謂士矣哉

黃烈婦殷氏死於天啟改元之年距崇禎甲申廿又三年矣初烈婦之家以婦死逼嫁故諱言其死時事烈婦父母家本農也知哀其女之死而不知表其女之節而烈婦之家及父母家皆在黃浦之東去城邑數舍邑之士大夫莫知也里之人有知之者又無能出氣力振暴之以是久而不彰會張子錫眉得其內兄黃廷賢所錄烈婦本末視予子聞而悲之烈婦嫁黃龍生一子三女子先死歲餘龍亦死烈婦號哭晝夜不輟聲請於舅姑願立後守節舅姑疑其僞也弗聽里人聞烈婦賢爭欲娶之有強委禽者夫家許之烈婦固請守節百方終不聽乃跪謂其姑曰新婦不

陶菴文集

卷五

傳

六

得已將再嫁幸延吾母及鄒氏姑爲別鄒氏姑者龍之母黨龍幼育於鄒烈婦其所聘娶也姑許諾爲延烈婦之母與鄒氏姑至烈婦具酒食敬進且拜且泣曰諸夫人良食自愛長與膝下辭矣即行哭入房爲改服狀久之不出既而磔磔有聲則持刀自刎死矣錫眉曰吾少時往來黃浦上頗聞烈婦死狀蓋頸裂向後若狼顧者由其用刀時惟恐不殊劊巨故也又曰廷賢得其事於陸生文濟陸生者館於烈婦家爲童子師每言烈婦事爲悼嘆不置云恠性烈婦農家女非夙奉姆訓知人倫之不可瀆也智以成其謀勇以成其死視刎頸如拔一毛悲夫國家養士三百年

一旦賊陷京師君死社稷朝士交臂屈膝從而臣僕焉者  
麻立於燕齊之疆奉表勸進者比比也彼平日之所讀者  
何書哉且夫衣賊衣縮賊綬其心猶禽獸也俄而賊敗即  
有背城以歸而論者爭湧洗之曰是固不得已或曰宜加  
以官回視閭閻之匹婦志烈焯焯與日月爭光舍是無宜  
旌表者乃二十年無聞焉何也以殷氏推之則天下之仁  
人志士行成而名不傳者多矣夫名之傳非烈婦所慮及  
也獨於理有不當然者吾是以表而出之以遺張子使傳  
焉

先大父經歷公事略

陶菴文集

卷五

傳

七

先大父經歷公諱世能字濟夫爲人愴慨個儻嗜義若饑  
渴早孤曾大母老無以爲養乃應里中推擇爲掾史適他  
吏舍灾田賦戶口之籍皆燼於法失火者當死其人見公  
長者即向公搏顙涕泣曰縣尹素竒公才今詭云火從公  
發爲我承之必無事而某得以公庇免此身公之身也公  
憐而許之縣尹不得已即坐公死公懼已諾之又不忍悔  
聊以事問日者日者卦之起賀曰公免一人於死此陰德  
也不惟無罪自此當得官既而上官疑其事而釋之以掾  
史歷三考赴京陞陝西平涼衛經歷時西虜犯虎山溝兵  
巡董國光檄指揮李實禦之以公參軍事公與李悉力捍

禦三晝夜虜不得入而退時萬歷二十七年也其明年西  
安府靈臺縣賊殺傷官兵聚眾滿萬董公率大軍至涇州  
公時在軍自請前行覘賊虛實董公以數百騎授之公辭  
曰偵賊不宜人多又多則賊必以我為挑戰遇輒迎鬪  
必死今我以數人往易為前御賊亦不以偵騎虞我乃可  
得其情還報董公拊髀歎曰經歷知兵吾不及也公往詢  
土人乃盡得賊要領以歸發兵擊之賊遂破散其倉卒應  
變多此類董公以公為才常委署崇信縣事縣民獷悍難  
治多逋糧公視事六月賦足而事辦又委署安定監二年  
革去浮費八百餘兩皆前吏以入私橐者或謾語公曰今

陶菴文集

卷五

傳

八

仕宦由科目進雖汙墨猶能通顯由雜流進雖清蘄卒得  
廢錮公自視豈當至台鼎耶何自苦乃爾公笑曰吾欲行  
意耳其他吾不知也嘗有宗室數百人撼司道門大罵司  
道屏息不敢出公亟白韓王捕為首者鎖之宗室怒曰老  
黃辱我伺其出必眾擊之或勸公宜用衛軍自防公曰是  
激變也肩輿行自若在官七年宗室終不能有加於公及  
罷官有出餞數十里外者曰老黃好官前事乃吾屬過耳  
平涼民愛公及其去也爭欲買田宅留公居之公不可乃  
已先是平涼府推官楊某者忤忍人也常欲坐一人以重  
辟公召視其人年僅二十許其坐罪以前十年事而所坐

罪非童子自作公乃力白其非辜楊某知其不可奪即縱遣之且陽譎曰賴公得不枉法既而陰中公以不謹罷之都御史顧公其志怒曰經歷廉直吏也今乃為酷吏所中即劾罷楊某公未離平涼而楊已失官矣以經歷持正抗司理司理能罷其官而不能以非罪殺一人而都御史以經歷失職之故至并擊去司理皆近世所無有也歸家貧甚得郭西田一頃耕之暇則追逐里社黃雞白酒相娛樂凡數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四公好陰行善不以語人嘉定議折漕公具民疏有勞終不自言又常於涇陽逆旅得遺金二百餘錠物色其主還之不告姓名而去其用意與俗陶菴文集卷五傳

九

異如此孫男淳耀曰先大父臨財廉見義勇不卑小官所至能行古人之事使生當正嘉以前所樹立如徐晞况鍾豈足道哉吏道雜而資格拘所蓄蘊百不施一白首歸田與庸衆人無異亦足悲也夫為人子孫而匿其祖先之美不以告於人與人飾虛美以誣其祖先者罪等也用敢節錄先大父事實如左以求世之仁人君子奮筆書焉

童乙小傳

吾生四歲時有人攜一童子售吾家為僕髮髯鬢覆額其狀穉駭無識知吾家以千錢鬻之問其名曰乙問其姓曰張問其年曰不知也與之錢令記其數自五六以下則能

知至七八以外輒聘貽不知所措雖百方教之終不省家  
嘗以餅餼豚蹄置一橐中令乙持至數里外餽親串家道  
遇一舟載巨石以行挽舟者素識乙且知其駛也佯爲好  
語語乙曰若安往乙告之故挽舟者曰石持橐良苦曷不  
置吾舟而徒手行乙曰甚善遂舉橐置其舟中行不數步  
挽舟者曰若安能無故以橐置吾舟宜助吾挽舟乙曰諾  
即爲負繯挽舟十數里甚力過所遣親串家不止又行數  
里舟已泊挽舟者始遣乙去辭謝良久乃行其愚無知爲  
人所狎弄皆此類也每至街衢則數童子呼噪逐之撓挑  
觸擊務得其怒以爲笑樂或戲呼之曰仙人蓋以世所稱

陶菴文集

卷五

傳

十

仙人或佯狂遊戲人間故以爲謾云久之仙人之名徧國  
中乙亦自喜曰吾仙人也然其跡頗異嘗爲獬犬所齧自  
以意取井苔傅牠處立瘡同時爲犬齧者作狗嗥死又嘗  
梯上岑樓忽失足自樓上倒墜樓下首如杵投白血瀏灘  
被面氣絕久之忽躍起取水洗血復操作如故問其所苦  
不覺也生不知女色或戲問之若欲得妻乎乙笑曰吾手  
持一把秤不識銖兩用妻何爲每入市買物必預擇去錢  
之濫惡者曰奈何以惡錢市人物及得物歸良楛相雜責  
令易之終不可得家人卒無如何久之市人知其愿亦不  
復與惡物故乙所市物視他僕反贏焉余嘗結夏課惠客

剽啄使乙司閭夙誠曰客索我必告以他出乙應曰諾客至則笑而不言客測知其故佯謂之曰若主人令若謝他客獨不令謝我亟入白若主乙如客言走入白余叱曰吾向與若言謂何乙曰果爾是誑客也我終不能誑余不得已出見客各道所以相與大笑乙嘗拾遺金若干執而號於市曰誰失金者亟從我取去黠者給之曰此固吾金也乙即隨手與金不復問得金者反不自慊以數十錢勞之乙大喜誇於人曰使吾不還金安得此錢也偶於演武場西負一屍置城舖以稻草擁之不時而甦其人問姓名不荅而歸乙死時尚不冠髮亦有數莖白者終不知其年先

陶菴文集

卷五

傳

十一

是鄰乏僕者多使乙乙皆為盡力或使乙賁物未酬市價死之前一日亟從鄰人索價酬所賁主越明日死矣生時有一篋扁鑄甚固至是發視之空無所有莫知其意云何也江夏生曰吾嘗讀道家言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竊疑其言不經及觀乙事始釋也乙非果得道者特以其氣蔽而愚其遇物也格而不入故物莫能戕焉又况於入貌而天遊者哉與吾遊者多識乙乙死數年猶思之每責予為傳因記其略以釋夫思乙者之意焉

陶菴文集卷之五

終



陶菴文集卷之六

祭文  
祭龔默思先生文

惟昔先生掌教吾邑我方結童雁鶩是執有來鵠袍旅進而揖先生試之有甲有乙顧此骯髒數為竒逸曰汝他年飛騰可必速令羈剪無使喫蹶我時受教汗出如漿自慙薄劣斯豈敢當既退而思亦以自慶我非黃童師實水鏡江右張公適為司李見余帖經首用嗟美先生顧余言差驗矣是時衙齋清闕如水兩郎熊熊亦有憚子蘭芽茁文藻紛詭遂蒙提攜言偕諸彥握槩懷鉛含毫嘯硯突與

陶菴文集

卷六

祭文

一

開通精微貫串秋實互垂春霞爭絢是惟先生提策以然教誨飲食蓋兩有焉泰山嶙嶙河水瀾瀾我於先生以管窺之臨事能決守成不回棟梁天骨英雄傑魁下及詩章與其翰墨元白笙簧蘇黃羽翮鼎也柱車器博用淺別駕治中驥足詎展憶昔玄冬江空日短一別舟中清塵遂斷側聞歸田辛壬之際又幾何時奄忽即世隔越在遠日月不聞匍匐斯後我心則慙嗚呼人無賢愚所重師友我雖不才知已敢負聞訃之時方哭我母心死魂傷慶弔何有既當服闋又歷春冬間關人事灑涕無從茲偕吾友駕言南鶩道指西州一哭而去明訓在耳明義在心服以悠久

猶恐弗任蕭蕭總幃沉沉泉扃何以寫誠金石青熒嗚呼尚享

祭汪無際先生文

戊寅代

嗚呼先生其有罪於天耶大圭不琢虛舟廓然惟忠與孝道周性全吾知其無罪於天也其有罪於人耶目營四海家乏一困郎潛白首朝夕恪勤吾知其無罪於人也然而天之於先生也予之以虛名繫之以散地既不得迴翔於館閣之間又降之以大戾人之於先生也祿之不盡其材使之不程其器一朝誑誤浸尋至於不諱反覆思之宜若有罪也然吾觀今之君子處而得志於鄉出而膺仕於朝

陶菴文集

卷六

祭文

二

乘堅齒肥綦綬垂腰名田廣千畝華屋刺雲霄若而人者皆貪殘冒沒左攫右剽息偃在牀而以其官爲傳舍善事左右而茂國典如弁髦求之先生無一於是焉則豈先生之高風偉節篤行貞操乃即可指之爲罪而其罪至於莫逃者哉吾聞天道有時而不信人事有時而失常曾參無殺人之實而慈母以流言下堂盜跖有人肝之樂而夷齊以窮餓死亡龔生歿而老人失涕楊公逝而大鳥悲傷自古及今蓋亦多矣今天子本降生全之賜而先生自罹霜露之殃又何尤乎衆口何憾乎蒼蒼嗚呼哀哉朝章國論誰與謀之老成典型誰與留之鄉邦凋敝誰與憂之丹旄

一行漆棺萬里巫咸不存汗青莫紀彼其聞訃而驚撫柩而哭者計必為胡越之人與狂易之子若某等通家世好重以姻連則其深悲極痛又不盡於一哭而已嗚呼哀哉尚享

祭張子宣文

巳卯

嗚呼惟天生民鼎鬯百年中道夭折有愚有賢以子之賢家寶國琛與愚同盡孰不露襟憶昨戊寅月惟春首子將遠行子執我手送之吳山梅花盛開鬚眉冰雪巾屨瓊瑰子具濟勝如驅斯勇挾我昇峰我倦而恐十日之飲我舟遂西背春徂夏把劍歸兮君云二豎入我腸胃酒湛空觴

陶菴文集

卷六

祭文

三

食不甘味我察子顏其瘦如琢心竊憂之復恐子覺子有難弟向余亦云勉其服餌懇懇勤勤及今首春子恙加劇我雖杜門遣訊絡繹疇昔之夜子入我夢曰病已痊我喜色動既覺而疑厥祥何歛歛報子訃夢乃反諸嗚呼哀哉昨歲此時子何壯也今甫一期遂成亡者子之送余天涯不遠我今送子曷日而返念子才氣百夫之雄廉悍銳發驚鶻試風思子肝膽立談可竭踈明豁達裂竹見節擾擾鬼錄登者苦多使此人死天道云何伊余寡交去皮存真弱冠締結不過數人數人之中已喪其五閱年倍余陶勇過我五人之中三出君門曰衍曰容皆君弟昆袞袞十年

匍匐不暇高才凌替禋禍長夜子弟畜我我兄事子以弟  
哭兄有慟無已魂兮歸來酬我一觴漑以清淚繼此椒漿  
祭周巢軒先生文 甲申

崇禎十七皇暉中否巨盜一呼秦晉風靡京師淪陷廟社  
崩圯或臣僕生或累囚死駘駘籍籍趨向一軌誰歟殉節  
我師周公歸書片紙一何從容訣父與母引責在躬訣其  
二弟維氣之同載訣嗣人貽孝與忠衍衍陽陽堆經以終  
嗚呼哀哉公歿未幾天旋日揭龍興於南光復舊物褒表  
忠節刻刮逆孽帝曰有臣汝忠汝烈贈官易名顯融昭晰  
旅櫬之歸適自燕都僕守不去神護以趨曲蓋犀軒僕馬

陶菴文集

卷六

祭文

四

素車觀者塞路感嘆欷歔淳也薄劣出公門下知己感恩  
如生我者憶試南宮榜放之後奮袖而譚公喜領首課我  
詩章吟諷在口命我言志期樹不朽剪拂陶埏如器在手  
我謝館試公容盛然謂子歸矣我亦將旋奉親板輿課子  
韋編深之密之水洙山巔拜別金門冬春冉冉奉書不達  
端居多感大變鼎來天崩地撼龍髯莫攀紙鷲空颺反覆  
思公義必自裁剪紙為位北向告哀居無幾何果得凶問  
我能信公如公自信公之為人道絕淄磷崩山在前目不  
轉瞬觀公立朝寧淡自將廿年清貫皎如冰霜觀公嗜學  
無間飲食抱一無愧處三不惑孔孟有言成仁取義積厚

養完非襲所致進公鈞軸治世而平退公山林風高以清  
不究其施不遂其情身是以亡忠是以成嗚呼哀哉下馬  
有陵招魂無路匍匐後期我實淹臥萬憤填膺偶未僵仆  
庶勗將來公步亦少西州何在會稽山陰山川紆委雲物  
飛沉愴怳幽默想像形音爲風爲霆爲露爲霖元氣上疇  
鈞天下臨滌除人疴迴斡氛稷天下再平如公素心然乎  
不然長慟江濤嗚呼哀哉尚享

祭朱敬翁處士文

於戲人有近古所罕聞而顧見之於末世行有學較所難  
得而反遘之於市廛此在浮薄之夫往往以耳食而以皮  
陶菴文集

卷六

祭文

五

相而惟通識之士則深服其處順之隕然是以當其生也  
如清濟之辨於泥涇而流品有所不能混當其沒也如應  
龍之游於玄冥而響象有所不能傳盖油油與偕而其人  
遠矣泯泯以盡則悲悼生焉如吾敬翁者人貌天遊德周  
性全大圭不琢虛舟廓然其處於家也秉孝友睦婣之行  
其偶於衆也無是非同異之愆輕千金之投而所惜者妄  
語守一畝之宅而所耕者心田無王彥方之高名而德有  
同於遺布無趙清獻之貴仕而行則可以告天是以閭里  
歸誠市不二價子弟式化教有三遷長君則效聲踐實而  
庸德庸言無忝於古史之所書獨行次君則積學工文而

真材真品有過於今世之所稱大賢若此者因翁遺訓之義方而可以卜諸子之昌後因諸子色養之盡善而可以占翁之永年不謂一病不瘥至於沉緜加翁之身者曾不及半通與一命羞翁之前者曾不及五鼎與百盞雖道義相期者迥有判於世俗而傷哉貧也能不爲之留連某等情同世講誼比忘年其聆翁之話言撰翁之杖屨雖或以交於次君之故而景仰愛慕則固已在乎其先比者聞翁有疾冀其能痊每因次君而刺探起居以爲之加損一飯豈知匍匐相救者雖百身以贖而莫能得其稍延惟是勉翁之嗣人使克有立紀翁之遺事使或有傳一觴爲訣告陶菴文集

卷六 祭文

此几筵嗚呼哀哉尚享

金母徐碩人哀辭

徐碩人者友人金孝章母也予讀孝章所撰家乘序其童年疾病母氏推燥居濕長而讀書結友母爲晚簪治具輒掩卷不忍竟讀云若其居京師失火母倉卒自免又能全其貲裝比舍有仙媪事母能決其爲妖孝章有所交母能陰察其人之賢否此三事皆學學大者母之仁智有餘矣母之歿也孝章尚未遊鄉較今猶以奇文高行浮沉諸生間雖遇不遇無足道者而揆諸人子之心則可悲也予與孝章交未及拜母知母之賢遂爲詞以申其哀焉辭曰維

古賢母昭管彤兮才行高秀女憲崇兮鹿車布裳能固窮  
兮剪髮還鮮名顯融兮激而為竒曰禮宗兮有如宅平德  
則庸兮懿哉碩人蹈厥中兮綦編樂貧織絰工兮親執家  
苦必敬恭兮陽春玉冰林下風兮知幽察明大義通矣淳  
雷忽震不失容兮曰有賢子教必躬兮以慈佐嚴最孝忠  
兮春暉西傾即幽宮兮孝子枯居心懺懺兮渺予思之清  
淚從兮小人繫桑古我同兮各敬爾儀勵筠松兮音容耿  
然豈其惜兮天崩地坼此愆終兮

陶菴文集

卷六

祭文

七

陶菴文集卷之七

雜著

紀信不侯辨

或曰紀信有功於高帝甚大帝不贈一爵爲寡恩或曰呂后紀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紀通即信子也信子封侯則漢既明信功矣子按紀通實紀成子成從高祖入漢定三秦戰於好時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則成非信也史記高祖從鴻門脫歸與樊噲夏侯嬰斬疆紀信四人偕漢書改夏侯嬰爲滕公紀信爲紀成滕公即夏侯嬰故後人謂紀成即紀信此實誤爾然以漢不贈一爵爲寡恩則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一

余未敢謂然古者未嘗有追賜爵之禮漢初去古未遠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爲徹侯而死者不復賜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信也至東漢之來歙爲刺客所害始贈中郎將征羌侯前此未有也高帝時周苛守滎陽罵項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酈食其使齊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呂嬰死事子宅封俞侯此三人死事雖同而功皆遜信高帝則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於德怨之際甚明若謂厚子苛等三人而薄於信豈有此理哉吾故謂信而無子也則已信而有子則必侯信有子而侯則雖追封不及於信而不可謂之寡恩矣或曰信無子則存而不論矣信有子而侯則高帝



功臣年表百四十七人中奈何其逸之也曰漢世功臣之後有罪失侯者不可勝數信子或封未幾而國除則史逸其名矣且高帝封項伯四人等爲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立武侯今年表無立武侯張竦爲陳崇草奏有曰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由旄頭一明樊噲封二千戶今年表無公孫戎此皆有罪國除而史逸其名之驗也漢寡恩誠有之但不可以紀信爲証吾虞夫學者之疎於考索而果於持論故詳辨之如此

### 大禮私議

本朝大禮之議張桂等傳會歐陽濮議何公孟春謂歐陽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二

議尊濮王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後彭中丞奏又出程子伊川之筆後朱晦菴亦以稱皇考爲不是溫公王珪議是又曰歐公之說斷不可據此以爲道統之傳自有定論忍復行其邪說乎何公以議禮獲罪其所云邪說正指張桂等然余考歐公濮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則誠邪說矣不得藉歐公爲口實也宋兩制禮官議以濮安王稱皇伯韓魏公在中書與歐公定議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天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蓋韓歐初意止欲依漢宣帝謚史

皇孫爲悼考故事非欲追尊爲帝也兩制議稱皇伯實亦無稽古人稱伯兄叔兄伯父叔父則是伯叔之稱諸父昆弟皆稱而加之未有斷然以爲本生父之稱者歐公斥爲閭閻鄙俚任情顛倒雖云過激然本生父天性之親而稱伯又無明文則知漢宣故事稱考亦何渠不可爲訓乎且漢宣之失在於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謚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曰悼后此當時公議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於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於仁宗乎然而稱考可也稱皇不可也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三

漢稱悼后蓋諸侯王之母皆得稱后非以是爲帝匹也英宗以太后旨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則非歐公本意而至是不得不爲之辭故引漢書師丹疏云定陶恭皇謚號固已前定又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爲是云云夫董宏議尊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丹常劾奏董宏以爲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宏註誤聖朝免宏爲庶人哀帝以傳太后必欲稱尊號故下詔稱定陶恭王爲恭皇此豈師丹之所許乎其云不可復改蓋亦既往不咎云爾而謂丹許以爲是此則歐公遂非文過之辭而不可以此并罪其稱考也今張桂議云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

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  
爲孝宗後也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  
貴尊與帝匹云云夫世廟入繼雖不如漢哀宋英育之宮  
中然止可以宣帝爲比而不可以光武爲比也光武削平  
禍亂奮然崛起尚以大宗之義承元帝後徙四親廟於章  
陵故先儒以此斷宣帝立廟京師之失張桂建議不從光  
武之得而從宣帝之失可乎濮安懿王止於置園即園立  
廟尚比於諸侯之禮興獻廟用十二邊豆舞八佾則與二  
祖八宗並爲世數是固歐陽之所譏爲二統而其徒曾鞏  
氏之所譏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也吾故曰歐陽是非固可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四

兩存張桂不得藉爲口實也

擬管幼安責華歆書

魏晉間人稱華子魚甚至使果有破壁取后事則  
其去成濟無幾耳不應同時如陳元龍後世如張  
茂先者皆盛相推服也此事出曹瞞傳傳於魏武  
多醜詞因而及歆未必皆實惜無他書辨之者子  
故設爲幼安責歆之辭而於弒后事稍爲平反非  
惜歆也所以見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衆惡皆歸不  
可不慎也

寧頓首子魚足下生民不幸大梗殷流足下佐命於新朝

鄙人棲竄於海表中間契濶歷數十載既吾間關西渡偃  
息州里竊引山木不材之義冀保狐死首正之願而比年  
以來徵命屢下又猥被璽書以吾爲光祿勳聞命驚悸魂  
神飛去比青州長吏宣諭詔旨又盛述足下薦吾於朝欲  
以自代始知混淆國論汗黯朝聽皆足下之罪也始吾與  
足下及根矩遊四方之士莫不聞知吾竊視足下居家清  
潔議論持平以爲足下異日必能明於去就悽悽之誠心  
合意同然周旋未久知足下意在偶時稍復殊趣矣未幾  
足下爲馬太傅所辟涖治豫章始聞豫章吏民稱足下爲  
政清淨不煩心頗躡之然私憂足下無戎旅之才兼值漢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五

業式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跨州連城足下職同剖符轉  
側其間交臂於陵肆之徒接跡於縱橫之儒萬一蹉跌進  
退失據既而孫策弄兵足下惶惑失圖遂自稽服乖明哲  
之旨違匪躬之義慚魯連蹈海之節味宣尼守死之訓吾  
於此時彈指扼腕自恨不幸言而中矣然聞天子徵還足  
下則又私幸左右刻心改圖以違元責顛趾出否聖籍所  
美收之桑榆哲王所歎豈意足下猖披至此耶建安十九  
年吾在遼東客有從許昌來者道足下勒兵入宮事甚悉  
吾獨明其不然蓋足下雖邂逅迷惑乃心尚畏名義當可  
不爾也語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足下雖

其事不得受此名壁。曷嘗爲胙篋之人，忽爲大盜所連，引雖非其罪人，亦不惜也。今大魏受命，足下與景興長文之徒，攝鬚理髯，噓枯吹生，談符瑞，則以爲化溢於軒皇，叙征誅，則以爲道高於干戚。其如寧者，不過海內枯窮之人，耳不審於足下，何與而當窘其餘生也。且夫天下至重而潁陽有退耕之夫，千乘至輕而秦國有祗疇之子，何者，性不可易也。吾本匹夫狂狷，無當世志力，加自越海來歸，數履危險，衰老頑病，年過懸車，惟幸四體完具，先人之祀不乏，飯藿足以餬口，偃仰足以順性，暇則吟詠，內書行園圃，於分足矣。實不願富貴也。今足下乃以已欲富貴，便謂人亦欲之，豈不謬哉。倘大魏慕明揚之典，足下貪薦士之名，敦迫就道，如獵狐兔，則當伏劍而死，以頸血濺安車，身不能與足下之徒共事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爲滅頂，今足下薦吾者，凡兩已過涉矣。伏願永圖昔者周旋之誼，內省在已，蹉跌之失，全且園之餘生，赦無用之一老，詳思語默，以戒滅頂，寧再拜。

擬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程篁墩集有此文，余恠其體純用四六，似宋以後

文字。按三國史所載蜀群臣上先主爲漢中王表，及先主上獻帝表，即帝位告皇天后土文，皆爾雅。

可誦在三國文中最爲近古筆墩文不類也輒本  
其意改爲之云

嗣皇帝臣備敢昭告於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孝愍  
皇帝七廟神靈臣備聞夷羿篡夏羲和黨惡仲康誅之夏  
道復興今漢室凌遲曹操篡盜厥惡什倍於羿賊臣孫權  
竊據江表包藏禍心與操首尾爲逆備以權父堅權兄策  
仍世裂土戴履國恩納其信使約爲唇齒赤壁之役備親  
董戎旅撲討於操使權得保其疆土克有遺育而權滔天  
泯夏恣心極禍日者前將軍關羽進討國賊圍樊襄陽摧  
破七軍功在漏刻權不念同仇之憤不惜君父之難乃陰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七

遣賊將呂蒙等掩襲我荆土殺戮我戍士臣羽忠壯一節  
臨敵致命權方攔然受操僞爵公爲逆賊支黨闕翦王室  
普天切齒萬姓同恨備惟皇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  
二十有六大物未改天命尚在今權侵敗王略罔顧天顯  
此而不誅社稷將頓格人羣正僉謂曰然臣備謹以章武  
元年九月二日親率六軍襲行天罰以丞相諸葛亮輔太  
子禪留守成都以飛騎將軍張飛出閬中虎牙將軍趙雲  
出江州建威將軍黃權出江井侍中馬良出武陵五溪諸  
蠻罔不率俾將軍向寵等各率所部擐甲以從即日奮劔  
東指水陸並進賊徒逆黨是伐是殛惟備聞羽不德履憑

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是用告於神靈臣備  
臨師不勝戰懼之至

哀岳侯辭

竊獨悲夫趙宋之不造兮愍岳侯之精忠死而無罪兮禍  
又及宗何皇天之不純命兮棄中原爲戎土君乃進而捍  
寇兮退自戕其心嗟侯烈烈兮義重於生紉壯武而爲  
佩兮編孤憤以爲膺陳兵襄漢兮進規伊洛逆豫待擒兮  
金源可感叶方寢閣之受命兮謂中興其可圖鰲戴山而  
抃舞兮誠不量其區區臨兩河以礪劍兮斷太行以援袍  
遭醜虜之奔走兮夜恐失其頭顱當金牌之奉召兮固知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八

其鄣癰

叶

也思矯命之爲利兮顧臣節其尤重也昔穰苴

之專戮兮憑君命以威衆也若亞夫之在軍兮雖帝至而

回輅也今不可同於往事兮身廢而不用也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

指軍中之生殺進退如穰苴戮莊賈亞夫堅壁不救梁是也若將之用舍則制於君矣樂毅之受代是也廉頗李牧之不受代非也覆又被之以僞名兮實敷天之痛也弘血碧而周

替兮牧首刎而趙亡塞夫子之溘死兮逢思陵之佯攘已

矣乎檜既懦而賣國兮浚又勇而忌賢彼桓桓之靳王兮

聲啞啞而失宣無鄂侯之諫諍兮視梅伯之焚煎致偏安

之愆愆兮斷潮汐而忽焉鬱松柏於專祠兮泣冬青於廢

田

紀信贊

有序

提一匕首劫萬乘之君於壇上則其人必死然亦有不死者將羸卒數千人卒遇強敵數萬進無所援退不及避則其人亦必死然亦有不死者其不死亦各有道方漢困滎陽時羽視高帝猶俎上肉耳信乃詐而脫之此復以何道求不死哉知必死而為之此信之所以為真知忠義烈丈夫也當是時陳平夜出女子數千人於東門外楚兵四面擊之信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漢王因以得跳後世以為奇計然微信漢王亦必虜信功非陳平所及贊曰

君臣義薄爾報爾施遇非國士誰能死之漢方東面士集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九

如雨其過將軍不過噲伍及圍滎陽智不及謀千金可捐士惜其頭明明將軍意痛義激命自我有致之則力蕭蕭神靈沉沉鬼雄惟帝之休我又何功

國初羣雄贊

韓氏發難動搖中州陳王念鬼王昌偽劉日月既出陰精

乃收犀舟欲東載沉載浮

韓林兒

滌陽鵲起交臂群雄始基王業屢躓中室有許負身倅

呂公英靈降升依我沛宮

郭子興

真逸靡聞乘鬻豨突借面雖優窺天則蹶一羊兩狼不死

如髮殺械既成其亡也忽

徐壽輝



偽漢揚塵假署江濱智慚走魏勇亞坑秦狼夫求勝帽帽  
不已始橫當塗終殲左里遺孤銜玉頰我折箠

陳友諒

明氏之興依阻險要繕兵禮士衆頗鳧藻什一取民彼肱

其良通我信使成此畫疆一傳冲斷乃底滅亡

明玉珍

九四糾族烏鈔吳下奉羯名順爲狼心野師無嚴律客不

長者衝朝自天喪其城社

張士誠

慚慊察罕虎步中原擴廓繼之不勝而奔太原挺命朔漠

歛魂運移智惑事去忠存

擴廓

友定落魄起於草菅提戈闡海輸粟燕山乳藥不死輟市

血殷雷憑王旅天殛民頑

陳友定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十

黃巖貪亂聚兵海岸始獻悃誠繼懷瞞調東莞知時保境

迎師屈盤豹略婉變龍姿

方國珍何真

高叔英先生像贊

崦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道蒼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泚  
前觀百世者高子之洞曉壬竒捷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  
弓矢若此者舉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  
本來畫之不似夫然後謂之高子

哀烈士辭

有序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

陵寢南畿大震包將軍文達秦撫軍檄偕統兵官四人達

援安慶兵械草草入無鬪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  
賊疲而軍中爲間謀所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收其貨寶  
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爲怯以逗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  
戰伏兵發官軍烏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按劍叱之  
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  
世襲爲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罪  
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  
徵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  
親孝居職動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  
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余本孝章意作哀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十一

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

嗟夫子之耿著兮竦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邇慷  
慨而自叩沉民橫潰兮中土徃攘赫赫簡書兮肅我斧斯  
我豈絕裾之人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衙衙兮驅之以市  
人風塵瀕洞兮天地不仁處飛猱於櫺檻兮雖捷巧其胡  
以陳望陵樹之蕭條兮誠何有乎吾身覽三軍之變態兮  
抑又重夫持牢遷逡巡以雁行兮徒衆口之囂囂昔許歷  
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馬鬱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嗤於萬  
年殷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捐顛折頸而畢命  
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余生之陷滯也

曰棄甲而端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乘元氣以上班兮履  
槐槍以爲墓扈于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揖之彼倭倭者  
如瞽之無相兮今皆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  
魄於鬼雄

跋李貞孝傳後

永思嚴先生取古人之奇節懿行與夫大事之倣詭不恒  
見者必考証其年月世代以補輯通鑑之中大約司馬文  
正公之所不及載載而未及詳者先生不獨於史才爲優  
蓋表彰遺逸亦其雅好然也常爲李貞孝傳示予曰斯人  
亦何讓於古不可以不入列女傳異日子必爲史官其識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十一

之母忽逾年而貞孝之嗣子陳箴言遂以傳紀乞於余嗟  
夫貞孝不以情死而能定嗣以承宗祧之重此所以見取  
於先生也然貞孝之志操如是使得爲男子而遇今日君  
父之難豈不能以一死自全其節哉惟能死而後可以不  
死貞孝之謂夫時甲申之陽月也某讀而有感焉特書於  
其後

左翁號說

時子聖昭謂余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爲文章而  
無所合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因以左翁自號子幸爲號  
說以廣之余曰子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絀左乎

子且以左右之名爲一成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尚左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爲左相位次第一陳平爲左相位次第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揖尚左南之揖尚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過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訝也或爲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子適居四五之間子以左人爲左子之右人又以子爲左子以右人爲右子之左人又以子爲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三

絀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嘆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也蓋未嘗不樂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啟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勗子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爲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試與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胸盪江湖三歲一周流波相薄以一羽投之渺然不知其所泊也子誠虛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爲干祿學必湛乎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爲之左孰能爲之右哉時子作而笑

曰汰哉黃子之言思深哉黃子之以此益我也遂書之爲左翁號說

李龍眠畫羅漢記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跽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喏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古

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鬅鬢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恠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偃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偃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尚踈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而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

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與  
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  
輕揚狀者不同當即此意

題揚青之畫冊

揚芳青之浮沉里中三十年口無雌黃遇酒輒笑生平喜  
作畫而不自貴重此冊爲耘軒作乃踰年始成滄淡布置  
絕勝平日知其用意於知己深矣余嘗謂鑒古人書畫當  
以優劣爲真贋鑒故人書畫當以真贋爲優劣出於古人  
者苟劣矣雖真者吾猶黜之况贋者乎出於故人者苟真  
矣雖劣者吾猶貴之况優者乎耘軒試以吾言思之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五

頑山賦

黃子遊豫章見水次有山塊然生黝然黑骨然立  
草木泥土一不得附麗焉徵其名於土人皆不能  
荅黃子曰噫此頑山也放於寂寞之濱不能出雲  
雨見恠物感而作賦且責且譽焉

茫茫太始厥初生山下根坤軸上薄玄間擢草木而爲髮  
涌金銀而發顏含陽吐霧祇包鬼關三浮瀛海五鎮人寰  
鳥飛飈兮不極猿狡黠兮難攀峰復峰兮翠嶽澗又澗兮  
潺湲吾獨恠夫南斗元精西江洪秀割爲此山肖形惟陋  
榮脉不分首脊相督側瞰無林平觀失岫合類釜鬻分倅

飮餌靈草避而不生霧霞舉而莫就巨靈擘之不能離始  
皇鞭之不能走吾得謚之曰頑異古初之所授有如鼇岫  
春過蓮崖雨徧樹合疑屏花開似面樵客往而路迷羽人  
來而日眩時維此山頽然不變如彼朱門繁華相扇季路  
原思不離貧賤又若凜秋勁冬千山其空桂枝葱蒨松蓋  
寥籠霰雪加而如怒瀑泉激而生風時維此山詘然翺翺  
如彼亂世干戈相雄黃公綺季保其童蒙至若兩孤竒絕  
廬岳恠偉翠撲雲端繡鋪谷裏遠喻連衡近同壓壘千巖  
仰之若附庸萬獸奔之若兒子嗟此山之不朝類海國之  
負恃彼萬天之仰觀翳仁者而樂之相陰陽而卜宅奉牲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六

壁而禱祈非巨地而凌轢百國即觸天而雲雨四陲苟其  
頑也類此復奚取於山爲若夫刮火揚灰洪流滅木澤竭  
伊洛之源鐘響銅山之谷壞碑沉滄海之濱跛羊上廢臺  
之麓則此山之堅完雖一毫而不縮有鋸齒之雕虎豎修  
頭之赤精日經營乎窟宅思咀嚼乎舍生畏此山之發露  
乃歛爾而遐征彼蛟龍之跳波雖捧土而莫爭立此山於  
隄岸類此屹然之金城桑沃若而春美黍翼然而秋成合  
大氣於坯渾配神功之無名吾不知在天地者幾千萬載  
豈夫人之所能輕方丈縣邈石閭杳冥吾將游六合而端

返求至道於山英

請祀張大參公鄉賢狀

故宦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張公諱  
恒由萬歷乙卯科舉人庚辰科進士全忠全孝有守有為  
學古入官師召杜之循良而器兼方虎立身行道抱閔曾  
之誠篤而文比淵雲方擢巍科於大廷即以孤立而補外  
茶陵筮仕治衆如烹小鮮興國守官理艱若批大卻塞賈  
琮之帷幔使赴愬咸得盡言去子產之蒺藜擊強宗絕無  
鯁避歲丁凶饑則倣古制社倉如清獻之救災吳越兵弄  
潢池則殲偽漢遺種如士燮之威震諸蠻既晉職於秋官  
遂恤刑於兩浙原法意於銖兩輕重之際情可矜罪可疑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七

鐵案不搖真覺操三尺者為律拔人命於註誤紛紜之中  
死不寃生不濫讞稿具在奚止活千人者受封兩造不宿  
春而半升之謠以興建昌守從無滯事千金捐橋稅而中  
璫之焰以息夏中丞屢有美言為臬副而時相不敢爭利  
於湖轉藩參而士民猶欲借公於郡凡諸卓異簡不勝書  
他若益藩王折節下交臨政無撓於朱邸吳明卿登壇唱  
和當官罔貸其伯兄謝顧端文銓席之推不以君子附君  
子絕豕豕重囚之囑不以要人視要人兩御餽金而暮  
夜不欺一過鄰封而酷吏改德泊乎辭縈聖世囊止一琴  
勇退急流年方逾艾羊叔子恩存去後峴山餘墮淚之碑



李令伯心切嘗前魏闕有陳情之表補過盡忠於畢世承  
歡聚順者廿年至若三智就荒長守杜門之轍數椽墊隘  
時聞還券之言接後進藹若春風戢家人肅如朝典隻字  
不通於當路而遇折漕諸議則必盡言一介不取於他人  
而周族黨緩急略無難色詩歌餘事得風騷漢魏之遺理  
學至深晰濂洛關閩之要刻有因明撤部合為明志一書  
總之陰德如耳鳴公不自言故子孫僅傳其什一文章如  
枝葉世有知者則淵源皆發於性情原其澤及於人止是  
誠能動物迄今建昌祠為名宦各十三郡而絃頌如新因  
思嚶邑自有鄉賢何二十年之俎豆尚闕伏乞俯從輿論  
海墉有不隊之風聲矣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六

批祀泮宮庶曩好在人江右無獨專之仁義而典型追古  
林葉甘旨  
學至淵微  
不取於他人  
而周族黨  
學至深晰  
總之陰德  
枝葉世有  
誠能動物  
思嚶邑自  
陶菴文集  
卷七  
雜著  
六

陶菴文集卷之七終

